

李 朴 園 編 著



英 華 出 版 社

# 自序

這也是爲解除劇本荒才改編的一個劇本，名爲「申光公司」，時間是在本年春間。劇本改好我就到教育部劇教四隊去，在蘭州用「上海之春」的名字，把這劇本上演了八天，得到不少朋友們的指教；尤其甘肅教育廳的鄭廳長西谷，給了我許多更好的意見，我都據以改正了；接着到青海，在西寧仍用「上海之春」一名，把這劇本上演了三天，我自己飾申光，成績也還不錯。

本年秋季，因纔回到西安，陝西支團部在青年劇社的公演劇目上，公佈了這個戲，承爲改名「孤島春光」；現在西北青年勞動營正在上演她，也是用「孤島春光」這個命名，爲方便，當這個劇本得以書本的形式同西安及各地的朋友們相見的時候，我想仍用「孤島春光」一名。

這個劇本是法國巴莫爾先生寫的，原名是「都博斯」，鄭延毅先生譯名爲「小學教員」，在上海的中法友誼會得過獎金；有人改譯爲「人之初」，在上海等地上演過，我可始終沒見過那個本子，我的改編，完全是根據我自己的意思改成的，鄭西谷先生的意見業經加入。

原劇是對巴黎社會的一種不輕的諷刺，申光的結局也不過是把賈三郎從公司裏撈

出去，此外更沒有其他意義；本劇把故事發生的地點，放在敵僑霸佔下的上海，所有巴臬爾的原意；我通送給了敵僑同附從敵僑的人；所加的意見是，申光用了許多心機，征服了一個女性一個男性，同着他們到陪都去從事抗建的事業去了，！！原作者要他到非洲去，那可以說是一種所謂山林思想。

改人家的劇本有兩點最難：第一，我們不能不保全原作的編劇技巧；第二，附加的意義不能誼實奪主！這兩點，我覺得總算做到了，或者，在法國式的幽默上，這個改本更要多些，因為這個改編的劇本在第三幕以前三十幾次的上演，都是以觀眾笑聲不絕見稱的；附加的意義，在改本上不但沒有一點勉強，倒好像是勢所必然的。

我推薦這個喜劇的編劇技巧給同好們！

同時，感謝在本書改編同出版上幫忙的朋友們！

# 孤島春光

登場人物：申光，三十歲，僞新民小學教員。

周新民，四十五歲，僞新民小學校長。

陶一軍，四十歲，申光的同事。

賈三郎，四十歲，僞上海市政府的官吏。

杜有隣，二十多歲，一個白相人。

老人。

僞警。

僕人。

艾麗，二十多歲，賈三郎的女友。

周美蘭，二十歲，周新民的女兒，申光的同事。

焦三，四十多歲，某僞政府要人的僕人。

孤島春光（第一幕）

孤島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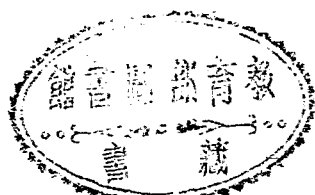
(第一幕)

二

打字員一。

打字員二。

小學生。



# 第一幕

時間：民國三十一年春間的一個早晨。

地點：上海僑新民小學的教員預備室。

佈景：牆上有標語同掛圖，室內有兩張桌凳，檯上有粉筆等物。

開幕時，申光一個人在室內走來走去，好像等什麼人似的。移時通外面的門開了，一個小學生進來。

申光：（後簡稱申）你來了嗎？

小學生：（後簡稱小）是，老師。

申：爲什麼這時候才來？

小：老師，我媽病了，我給她端了豆漿才來的。

申：你媽什麼病？

小：我不知道。

申：媽的病，怎麼會不知道呢？

小：（害怕得想哭了）我不知道。

申：（安慰）不要害怕，你年紀小，我原諒你。可是，一個人要懂得孝道，人不懂得得



孤島春光（第一幕）

二

孝道，那就同禽獸沒有兩樣了。好罷，你坐下罷。（小學生坐下）趁還沒上課，我先給你補習這課「岳爺爺」！（小學生翻書）不要翻書。我問你：岳爺爺是誰？

小：岳爺爺就是岳飛！

申：不錯，岳爺爺就是岳飛。我再問你，人家爲什麼管岳飛叫岳爺爺呢？

小：因爲他打外國人，外國人都怕他。

申：他替誰打外國人呢？

小：替他的祖國！

申：他的祖國是哪一國？

小：是我們中國！

申：是我們中國的哪一朝？

小：是宋朝！

申：他爲什麼替宋朝去打外國人呢？

小：外國人侵略宋朝，要滅亡宋朝，他是宋朝人，他要救國！

申：很好。我再問你，岳爺爺要打的那個外國，是什麼名字呢？

小：（答不出）是——是……

申：（反問）是——是……

小：（又想哭了）是——老師！

申：（生氣）是老師？你真是胡說白道！你的老師是給人欺負的人，不是欺負人的人！

（小學生哭；他也很難過）孩子，我們都是窮人，我們都是可憐的人；我們不能跟有錢人家的孩子比；人家可以不用功，我們不能不用功；人家可以偷懶，我們不能偷懶！你想想，我的功課够忙的，我還要替你額外補功課，不要你一個錢；這事周校長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我還要受罰！（小學生哭出了聲）好罷，（他摸他的頭）孩子，不要難過，你坐下，翻開你的書好好看一看，記一記！（小學生坐下，周美蘭進來）。

周美蘭：（後簡稱美）申先生你好？

申：周小姐您好？

美：你沒看見我爸爸嗎？

申：還沒呢，周校長彷彿還沒來。

美：那也沒關係。申先生，請把你的紅墨水借我用用好不好？

申：周小姐，您幹麼這末客氣呀？無論是什末，只要是您要，我沒有不樂意的。（他把紅墨水的瓶塞開了，送給她）您是要改功課嗎？

美：你真好。可是，你知道，我真討厭改這些練習簿子。



申：是的，這是一種苦工；但是，這是我我的職務。

美：職務？話是說得够漂亮！可惜，你忘了一個尖頭鰻對於一個累累的死的義務啦！

申：周小姐，您是什末意思？

美：什末意思？從前你替我改功課的時候，也問過我什末意思嗎？

申：替您改功課？如果我請求您，您還肯讓我替您改嗎？

美：請求？嘿，謝謝罷！（要走）。

申：周小姐，我請求您，不要發生這末大的誤會！

美：誤會？什末誤會？

申：不錯，這一個星期，我沒敢替您效勞，但是，您別多心，您知道，這是我胆子太小

我怕你拒絕，因為——因為……

美：因為什末？

申：因為——因為我的希望太恬蜜！

美：真的嗎？你說得多好？申先生，你真是一個會說話的人！（她笑）。

申：（向前）周小姐請你賞光，把那些練習簿子，交給我改罷！我看見那些簿子，就好

像看見你一樣！

美：（故做正經）申先生，你說話放規矩點！

申：（紅了臉）周小姐，請原諒，我——我……

美：好罷，我就再答應你一次罷！（從一張桌子裏撥出學生們的練習簿子，交給他）。

申：（接一帙，謝一聲）謝謝，謝謝，謝謝！

美：別謝了，明天早晨我就要。

申：放心，明天早晨一定有！

美：你還得少寫批語，回頭我爸爸看見，那可不是玩兒的！

申：您相信，校長知道了會生氣嗎！

美：他最討厭這種偷偷摸摸的事！

申：這種偷偷摸摸的事？

美：好啞，少說兩句罷，要不，你得把簿子還我！

申：小姐，您千萬不能，千萬不能！

美：那末，你一字兒也不能對別人說！

申：是，一字兒也不對別人說！（美出去，他在原地站了一會兒，然後放下簿子，走向

小學生）喂，小朋友，你記住了沒有？（小學生剛要站起來說話，周新民進來了）

請，周校長，您好？

周新民：（後簡稱周）申先生好。我有兩句話同你說。（向小）小朋友，你先出去玩玩

小：謝謝，校長！（收拾出去）。

申：校長，您說——

周：申先生，我很奇怪！

申：奇怪？

周：你難道忘了本校的章程嗎？

申：本校的章程？

周：校章第二十七條：「凡本校教員，不得私授違禁課業，否則，應罰本月薪水百分之五十」。你剛才才是教什麼課？

申：公民！

周：我問你是公民第幾課？

申：中華公民第十課。

周：那一課的內容是什麼？

申：岳飛的故事！

周：好，岳飛的故事！

申：難道這是違禁的課業嗎？

周：奉命刪掉的一課，你偏要教，你知道是不是違禁的課業！嘿，你別以爲人家不知道我早聽見啦！

申：您早聽見啦？

周：我在窗子外頭聽的。

申：那末——

周：那末，你要知道，現在的上海不是從前的上海了，我們凡事都要小心點兒！這是我要是給皇軍聽見，怕不擰掉你的腦袋？

申：岳飛是——

周：岳飛是民族英雄，可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不是大日本的民族英雄，不教你教，你就不能教；要不你就別在新民小學混飯！

申：好罷，校長，我不教就是啦！

周：不教就完了嗎？

申：您不是不教我教了嗎？

周：我不教你教，我可沒教你不罰百分之五十！

申：我可以請問，校長是什麼時候奉到命令的嗎？

周：這是昨天晚上的命令！

孤島春光（第一幕）

八

申：您可沒宣佈！

周：你以為我沒宣佈，你就可以不罰嗎？

申：至少可以說我不知道！

周：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得罰；這是命令，不是玩笑！

申：校長先生，您知道，我們都是中國人，不得已流落在上海，一時跑不出去，才在敵人壓迫下混這盤飯吃，現在生活程度這麼高，一個月四十塊錢不夠買米的，您要罰了我二十去，我就只好餓死了！校長先生，您可憐我——

周：得，我這就够可憐你啦。要不，好，你明知道我是日本軍部派來的，你可說你是中國人，你是不得已，皇軍是敵人，皇軍壓迫你，這都是什麼話？我要是說出去，別說你的腦袋長不住，就是我這有名的新民小學，也別想辦啦！（他瞪了他一會兒，預備走）。

申：（她想到一個主意）校長，您准我報告您一個消息嗎？

周：什麼消息？

申：我可以介紹一個學生。

周：是支那人嗎？

申：是的，并且很有錢。

周：很有錢？

申：是的，很有錢。

周：他能够担任本校一切費用嗎？

申：我想一定能的。

周：學費每月十塊，日文，武士道每月十五塊，雜費每月二十塊，保險費每月三十塊，

賠償費每月十塊，一共每月八十五塊，他都能担負嗎？

申：我想不成問題。

周：還有校長特別費五十塊呢？

申：那是當然的。

周：很好，申先生，你算是盡了你的職務，我也很坦白的接受了你這個提議。并且，我還得勸你，以後服務要當心，這回罰你，是給你一個儆戒！（他要走了，忽然又停住，從袋裏掏出一個大封套）申先生，這是你上個月交給我，要我到教育局請求獎章的文件，我拿來還給你。我還得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很好的，也可以說是頂好的消息……，你知道，或許你還不知道，教育局的視學員，在我面前大大的稱讚你！

申：（高興）真的嗎？

周：他說：申先生啊，別說得一次獎章，就是十次，也是應該的！

孤島春光（第一幕）

一〇

申：十次？

周：他還說：他真該得十次，現在他怎末還沒得頭一次呢？那些從前辦教育的人，真是胡鬧！

申：（高興得紅了臉）這真是——這真是：

周：他還說：今年我還是不能給他！

申：（驚惶）今年還不能給我？

周：不是不能，是早已把獎章分配完了。這是你的證件，你拿去罷。他最後向我說：請你好好告訴申先生，我今年替他存記了，可以說，已經把獎章無形的給他了！

申：無形的給我了？

周：（走出去時）是的，無形的獎章，也許比有形的還要好呢！（他出去了，申又失神地站了一會，陶一軍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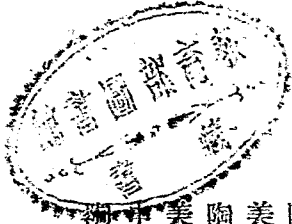
陶一軍：（後簡稱陶）老申，你好？

申：你好，老陶？

陶：我看周校長從這兒出去，你見着了嗎？

申：見了，他是送獎章給我的。

陶：你得了獎章嗎？



申：是的，是無形的。

陶：什麼叫無形的？

申：就是說，教育局給了我一個無形的獎章。

陶：你怎麼不說，你並沒有得到那個獎章呢？

申：也可以那麼說！

陶：得，老兄，我勸你不要再做這種忘想啦，你太老實，你不知道，從前的上海就够糟的，可是，同現在比起來，那還是天堂！

申：現在上海的糟，我是知道的，但是，這回獎章有什麼關係呢？

陶：王八且給你一個獎章你也要嗎？

申：你這是什麼話？

陶：你想想，你請求一個獎章——（周美蘭突然進來）。

美：各位先生，都好哇？

陶：周小姐，您好？

美：申先生，請你把世界地圖借給我用用，用得好嗎？

申：周小姐，您要用，還有什麼不好的？（他很殷勤地找給她）。

陶：您今天上午有地理課嗎？



美：是的，正要講太平洋戰爭。（她接了地圖，帶着微笑出去了）謝謝你，申先生！

申：哪哩哪哩（送她出去）。

陶：唷，老申，好像很有成績，對不對？

申：（得意）嘿，老陶，你還沒完全知道呢！（秘密地）她剛才還怪我……

陶：哈哈，真的嗎？

申：她怪我不肯接近她！

陶：不肯接近她？

申：是啊！她雖沒有明說，可用她那小姐的媚態，表明了那個意思。并且，她還把她要改的功課，都交給我，教我替她改呢！

陶：她要你替她改功課嗎？

申：（指練習簿）這不是嗎？

陶：那麼，你一定對她表示過態度啦？

申：表示什麼態度呢？

陶：表示你愛她的態度啊。

申：不行不行，我還不敢說那種話！

陶：爲什麼不呢？你不愛她？

申：我愛她，但是——但是……

陶：但是什麼？是對象太高嗎？

申：可不是？她是校長的小姐，我可是個可憐的教員！

陶：你真是那麼想嗎？

申：爲什麼不那麼想呢？要是我的愛情成了功，人家不說我們是高尙的戀愛，一定說我  
是個野心家！

陶：野心家？你以爲，一個人不應該有點野心嗎？不，老申，野心是非有不可的，要不  
你就什麼事也別想做了！我要是你我一定不放過這個機會，我要好好的大進攻！

申：大進攻？怎麼大進攻呢？

陶：你要對她找好一個角度，然後，（示範）把你的眼睛遞成一條線，全副熱情地望她  
瞟過去。

申：你以爲這種樣子好嗎？

陶：只要你做得出，那是什末女人也當不了的。然後，你再靠近她，最好把你的鼻子放  
到她的耳朵邊，用最溫柔的聲音說：好妹妹，我愛你！

申：這樣就行了嗎？

陶：對呀。你要裝出很有情的樣子，像演話劇似的，說些深切而有詩意的話，加上一個

孤島春光 (第一幕)

一四

溫柔而堅強的要求，假如她不拒絕，你就更大胆，這末一把撲住她：接一個吻！

申：接一個吻？那她會怎末辦呢？

陶：她也許會忽然暈倒，嘴裏說：申先生，申先生！

申：那不太可怕嗎？

陶：這有什麼可怕的？這是一種時髦的做法，從外國學來的。不過，也許她不採取這個做法，相反的，採取了摩登小姐的作風，那末，她先稍微抵抗一下，把你推開，假裝正經地說：申先生，你幹什末？這都沒有關係，只要她不大叫起來，那就是表示

YES—

申：(想了想)接吻是在臉上嗎？

陶：笨蛋，在她嘴上！

申：在嘴上？你親過女人的嘴嗎？

陶：告訴你，起碼有二十次啦。

申：我可以這樣試試嗎？

陶：有什麼不可以的？

申：你知道，周校長是怪可怕的呀！

陶：哦，在她爸爸面前，當然是另一個做法。

申：周校長很尊敬我，他也知道我是個極正經的人。但是，因為這樣，我更怕他；要是美蘭小姐同意，周校長拒絕，那我就更難受啦。老陶，你說，我們不該先探探周校長的意見，然後再大進攻嗎？

陶：你這傢伙，是不是要我去探探他的意思呢？

申：你如果肯的話……

陶：那還用說？爲朋友，我老陶什末都可以犧牲。你放心，有機會我一定問問他！

申：那末，我先謝謝你。但是，你要問他的時候，務必要小心，千萬不要教他多心，比方我同她接過吻什末的！

陶：嘿，你把我老陶看成什末人啦？爲朋友做事，我會不小心嗎？，我自然得看他的顏色，等他高興的時候說！

申：謝謝你，老陶。我還得告訴你，今天一定有機會，因爲，我剛才告訴他，我可以介紹一個學生來，他每月可以多得一百三十五塊錢！

陶：真的？你從什末地方找來的？

申：這孩子，我在他家教過他的功課；我勸了他的家長，要他們把他送到此地來。

陶：你這傻瓜！你爲什末把自己的收入犧牲了呢？單爲是取得校長的歡心，好進攻他的小姐嗎？

申：你愛那末謔也可以。但是，我覺得他的家庭很奇怪；他是住在他的姑母家裏，他這位姑母，不是一個結了婚的女人，也不是一個離了婚的女人，更不是一個寡婦，尤其本是一個小姐。

陶：（莫名其妙）那她是一個什末樣的人呢？

申：我也不知他是什末樣的人，我只知道她很有錢，當我頭一天到他家裏，她把我領到一個天堂一樣的屋子裏。那屋子裏那種香啊，真是——真是，我這輩子頭一次聞到過的！

陶：她的人呢？也還漂亮嗎？

申：你聽我說呀！此後，在我每天教完了功課以後，就有一個很文雅的男人，把我引到這間屋裏，這男人穿得很神氣，看樣子，可是她的聽差。我一到，她就來了，她先給我一杯咖啡——咖啡什麼呀？

陶：咖啡，是不是？

申：對啦，咖啡。我一到，她就給我一杯咖啡嗎；然後問長問短，問那孩子有沒有進步。嘿！老陶，你說這是怎末回事？

陶：什末怎末回事？

申：我也不知道。是那咖啡迷人哪，還是這屋子太香；我每次同她談完了話，我就記

不起我淨說了些什末啦！

陶：你這笨驢；怎末連這點社交常識都沒有呢？

申：……呀，老陶，要是你親眼看見她那兩條又細又軟的白腿，看見她那雙又小又尖的金鞋呀……（這時有人在外面敲門，小學生從玻璃門上露着頭叫：「申先生，有位太太要見您」！申回陶到門邊）她來了，就是她！你快走開罷，老陶，她來了！

陶：（看了來人，向申做怪像）嘿，够嚇的！（他從另一門走了。小學生開了門，側身讓來人進。進來的是艾麗）。

艾麗：（後簡稱艾）申先生，您好。

申：艾太太，您好？

小 申老師，我……

申：你等着上課罷！（小學生退，門閉）。

艾：我不就誤您嗎？

申：不，艾太太，上課還有一會兒呢！

艾：關於孩子上學的事，我想先參觀了學校，再見見校長，可以嗎？

申：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艾：申先生，這就是您的課堂嗎？

申：不，這是我們的教員預備室。

艾：給孩子們遊戲的校園在哪兒呢？

申：給孩子們遊戲的校園？

艾：我想上海露天的地方太少，你們這學校裏，總該有法國公園那樣的園子，好教孩子們玩兒玩兒啦？

申：艾太太，您聽我告訴您。我知道，您是嫌我們這個院子小，但是，您或許還沒知道我們學校的校規；我們的周校長，他知道好動的學生，要比好靜的學生多佔地方，目前上海的教育又是靜的教育，所以，本校就嚴禁一切活動；不容許學生胡亂奔跑因為這個關係，外面這不到三方丈的院子，無形中，就變得很大了。

艾：喔，那末你們的校長，是要把江裏海裏的魚，都捉到金魚缸裏來養啦？真是創作！（笑）。

申：艾太太，這不是我們校長的創作，目前南京上海的教育都是這樣的，這是皇軍的創作！

艾：申先生，不管是誰的創作，照這樣的小學教育，除了把人家很好的小孩子弄壞，我看不出還有什末好處了！

申：那末！

艾：不，申先生，您是很好的教員，我的姪兒寧願給您教，可不肯送到這裏來！

申：哎呀，要是您改變了意思，不把您的姪兒送了來，那就——

艾：怎末？這於您有什末不方便嗎？

申：我不能說是不方便，我只能說是一個意外的打擊，因為——艾太太，您不知道，我剛

同周校長說過，說我可以介紹一個很好的學生來；您這末一變更，他一定要說我沒信用了！

艾：申先生，我親自同他去說，不教您擔負一點責任，這不好了嗎？

申：那——艾太太，您真太好，謝謝您！

艾：至于我侄兒的功課，以後您還是每天到我家裏去教，並且要多教一個鐘頭，您能嗎？

申：三個鐘頭嗎？

艾：（點頭）我看非那樣不可？

申：唉，可惜我沒時間，我學校裏太忙！

艾：那也沒關係，我多教他自修一個鐘頭好了。可是，每天原有的兩個鐘頭，您可得照常去呀！

申：那是當然。

（外面叩門，周新民進來）。



補：（故做不知）喔，申先生，請您介紹：

申：（介紹）我們的周校長，這就是要送學生來的艾太太！

周：艾太太，您好

艾：周校長，久仰，您好？

周：申先生同我說：

艾：是的，我託過申先生，我有一個侄兒：

周？很好的孩子！

艾，您見過他嗎？

周：艾太太，我沒見過；可是，申先生對我說過了，說您這位小少爺，真是再好也沒有  
了！

艾：是的，因為申先生跟我提過，所以我想把這孩子託付貴校。

周：好極了，艾太太 這位小朋友，我猜一定是很聰明的好學生，到我們這裏，艾太太

您儘可以放心，我們一定把他培養得很好。

艾：我很相信。可是，我還有一句話同您說，就是，我還沒有十分決定，因為這孩子的

身體很不好，我想問問醫生，看把他送到學校來，對他的健康是不是有妨礙。

周：艾太太，請聽我說，我們對於身體衰弱的小孩子，有特別的調護方法，試看從我們

學校出去的小孩，哪個不是吃得肥肥胖胖的？

艾：據您這樣說，貴校簡直是一個療養院啦！

周：您說笑話啦。可是，我敢担保，您的侄少爺到這裏來，不到一年，他的身體同他的

同學間，一定會有很大的進步！

艾：那很好，但願醫生能答應他來。

周：艾太太，不管他來不來，我總感謝我們的申先生，是他介紹我認識您的。

艾：是的，周先生，我也一樣。申先生是貴校一位頂好的教員，也是周先生頂好的同事

周：當然，我對於他的尊敬同友誼，申先生自己也是很知道的。

艾：不錯，申先生真可說當之無愧！好啦，申先生，下午五點鐘，我在家等您來上

課。

申：艾太太，我一定按時到。

周：（一面開着門，一面說）艾太太，您要願意，我很歡迎您到我辦公室去坐坐，您可

以看看我們的學生成績，還可以參觀我們教育兒童的方法，那真是（艾麗已經出去

了，他跟着）最新式，最新科學，最完善的方法……（申光呆了一陣，剛剛要動手改

課本；美蘭又進了）。

美：唷，申先生，你接見了一位美人，

孤島春光（第一幕）

孤島春光（第一幕）

二二

申：那是一個學生的家屬，換句話說，她有一個姪兒，要到我們學校來讀書。

美：再換句話說，這就是你近來對我冷淡的原因！

申：周小姐！

美：哼，看不出，你倒有那末兩手兒！得，這是你的墨水，也許那位美人要用，我還是還給你罷！

申：周小姐，您不要誤會！

美：我倒沒誤會，就怕你從此要不理我了，對不對？

申：周小姐，您知道，我不是那種三心兩意的人，只要您不多心，我還是那樣替您服務

美：是真的嗎？（走近他）申先生，我想去學唱歌，你相信嗎？

申：那敢情好，我知道您的聲音是很好的！

美：我要在每個星期四的上午十點到十二點，到教員家裏去學。可是，我還不知道爸爸

肯不肯，這是我同我母親秘密商量好了的。

申：周小姐，謝謝您把這秘密告訴了我。現在，在我們兩個中間，又多了一層秘密啦！

美：可是，剛剛不巧，校長又決定添一門野外散步，從下星期四起就要實行，這個你知道嗎？

申：我還不十分知道，這是真得嗎？

美：這好像有意對付我，每逢星期四的上午十點到十二點，我得領着學生到野外去散步。

申：那您不是不能去學唱歌了嗎？

美：所以呀！

申：那不是很可惜嗎？

美：申先生，我想請你幫付末忙，你還猜不到嗎？

申：您不是想請求校長，把野外散步的時間改一改？

美：不，你不能替我去散散步嗎？

申：（高興）那好極了，星期四上午我正沒有事。

美：那很好。我就去同爸爸說，說申先生出去門的機會太少了，他很想領學生去散步，借機會舒散舒散！

申：好極了，哈哈！（他熱情地靠近美蘭的身邊，學有陶一軍向她瞟眼睛）周小姐，我一定替您替您領孩子們去散步，因為……因為我愛您！

美：申先生，請你……！

申：（更靠近她）周小姐，我愛您……不是一種淫亂的愛，是一種正當的，誠懇的，是

一種夫妻的愛！(突然把她抱住 就要接吻)我愛，我愛……

美：(給他一個嘴巴)你還幹什麼？(跑到門口)星期四，不要忘記替我去散步(出去了)。

申：(自語)她只稍稍的抵抗了一下！這是料得到的！神聖一樣的處女小姐，怎麼可以不加抵抗呢？但是，她沒有大聲喊叫，那，一定是成功了！(他摸着自己的臉)呀，神聖的處女啊！(外面搖起鈴來)這是什麼？上課了嗎？(他匆匆忙忙去準備上課，周校長同焦三上來了)。

周：申先生，焦三爺要同你談話！

申：焦三爺？

焦三：(以後簡稱焦)您是申光申先生嗎？

申：是的。您是……

焦：我叫焦三，焦小俊是我們少爺！

申：喔，您是焦小俊的爸爸嗎？

焦：不，他是我們少爺，我在他府上當差！

申：那麼，請你等一會兒，我還有課呢！

焦：那麼……

周：不，申先生，我已輕替你請了假，焦三爺不是容易的，（向焦）沒關係！

焦：申先生，焦秘書特地教我來問……

申：焦秘書？

周：就是焦小俊的爸爸，上海市政府秘書焦文俊焦老爺！

焦：是的。他老人家教我特地來請教您，您覺得我們少爺的功課怎麼樣？

申：你是說……

焦：他老人家對您特別尊敬，他說，要是您申先生覺得他的少爺還可以教，要是額外補

多少課，每課要多少薪水，他老人家都不計較。

周：喔，這是很可能的，焦秘書哩！

焦：申先生，我想，是很明白啦！

申：焦！焦同志，承你們老爺這樣的說，我是很感謝的！

焦：他還約您，明天晚上到我們家裏來，他請您便飯，順便談談補課的事！

周：你請焦秘書多大的面子？

申：我很感謝，我很感謝！

焦：不過，有一點小事，他老人家很難過！

周：焦三爺，我沒說嗎？那是無關重要的小事，極容易更正的！

申：你說的是什末事？

焦：（從衣袋裏取出一個信封）我們少爺上學期的分數報告單，我拿來，還沒敢給我們老爺看呢！

周：我已經給焦三爺說明了，那上面的錯處，一定是抄錯了，你批的分數一定不是那樣的！

申：周校長，那決不會有錯，因為那都是我自己抄的。（他接那單子看）。

周：（聲音特別提高）申先生，市政府秘書焦先生府上，就是願意出大價錢請你教課的焦秘書，他有三位少爺在我們學校，小俊是頂大的，我這當校長的很愛惜他們，所以報告單上有錯誤，那是很可能的！

焦：懇說的很是，周校長！

申：不，這報告單，實在是親自寫的，一點兒都不錯！

焦：怎末？（接那單子讀）國語；零分；日文，零分；公民，五分；算術，又是一個零。

周：那怎末會？申先生，你再仔細看看，一項一項的仔細看看！

申：是什末我就寫什末，你不信，我這兒有底冊，我可以拿給你看的。（他拉出一本冊子，交給周，周把它合起來）。

周：好朋友你聽我說，我們古書上有句話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又說：

「過而能改斯無過矣」，人，誰能沒錯，有錯能改，那有什麼關係？（對申直看）

申先生，請你把焦小俊的平均分數，再仔細算算好不好？

申：可以，這並不費事！

（他坐下算分數，周同焦在那兒唱雙簧，有意說給申光聽。）

周：焦三爺，教育局的視學員，常到您府上去嗎？

焦：當然，總差不多天天去。他是我們焦秘書的老同學，他們的友誼也是很好的。

周：這位視學員，非常尊敬我們的申先生，可是，他這回還不能發獎章給他，他說他只

能無形中給他。

焦：那不虛問題，我可以担保，申先生下一次一定可以得到！

周：申先生，你聽到嗎？焦府上可以担保，明年你一定可以得到獎章。

申：（抬頭）校長，這是件頂榮譽的事，我聽了非常高興！

周：那末，你把錯找出來了嗎？

申：沒有，實在沒有錯！

周：（不耐）嘿，你怎末剛明白了點兒，一下子又糊塗了？焦三爺說，你明年一定有獎

章，你就相信；他說你的報告單上有錯誤，你怎末就不相信了？



申：周校長，我可以發誓，焦小俊的分數一定沒有錯！他的國語是零，日文是零，算術又是零，只有公民得了五分，他實在是我這班上最後一名的學生！

焦：（怒）爲什末焦秘書的少爺是最後一名？

周：爲什末是最後一名？

申：因爲他的卷子上零太多了！

周：因爲他的卷子上零太多了！

焦：爲什末零太多？

周：爲什末零太多？

申：因爲卷子上的問題，他都沒答對！

周：因爲卷子上的問題，他都沒答對！

焦：他爲什末沒答出？爲什末沒答對？我告訴你罷，申先生，我們少爺搗了榜，都是你有意作的弊！

周：作弊？哼，那還行嗎？

申：這是哪兒的話？

焦：你的算術題目，是什末雞蛋鴨蛋，都是些捉摸不佳的東西，你教小孩子怎末捉摸得着呢？

周：你聽見嗎？焦三爺都捉摸不住！

申：焦三，你這樣吹毛求疵，一定別有用意！

焦：你們這裏有一個學生叫胡幹嗎？

周：有一個學生叫胡幹？

申：不錯，胡幹在我這一班！

周：不錯，胡幹在申先生這一班！

焦：他的爸爸是幹什麼的？

申：我不知道！

焦：你不知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他的老子叫胡四，是在蛋行做行員，他家的孩子，

對於蛋的事情頂清楚，這就是你所以出那種題目的道理；也就是胡幹考第一的道理

周：怎麼，胡幹第一？真是笑話！

申：他父親在蛋行，同他兒子考第一，這中間有什麼邏輯上的關係呢？

焦：你的題目，是爲胡幹一人出的，這是有意作弊；胡家一定給了你很多錢！

申：周校長，這是我這輩子頭一次聽到對我的侮辱！我自信我是忠實的，我從來不知道

作弊！

周：請你不要作聲罷！一個人，要知道隨機應變，點頭點頭是沒什麼好處的。焦三爺，

慫別生氣；這一次也許有弊，下次我親自來監考，那就決不會有錯啦！

焦：周校長，您承認有弊，我就什麼話也不說了；但是，我們焦府上的少爺，決沒有考  
錯榜的道理！

周：是啊，焦府上的少爺，決不能考榜！

申：事實上他是攷了錯榜，那有什麼辦法呢？再說，凡是當教員的人，沒有不希望他的  
學生考好的；如果考不好，那不能怪教員，應該……

焦：應該什麼？

周：應該什麼？

申：應該問他的家長！

焦：應該問他的家長？

周：應該問他的家長？

申：看他有什麼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毛病沒有！

焦：嘿，一個不值錢的小學教員，想批評我們焦秘書焦府上的人嗎？

周：申先生，你批評焦府上的人，那怎麼行？

焦：一個叫化子，正想到我們府上找飯吃，居然對我們少爺說長道短！  
申：焦三，你別隨便侮辱人！

焦：這種不識抬舉的東西，還想得獎章嗎？

申：哼我在精神上已經得到了！

周：嚟子，別精神上不精神上的了，你要有一點明白，不如向焦三爺這個款，說聲對不起罷！

焦：周校長，我明白告訴你，這個東西是不能再在此地教書，要不，你當心你這新民主學的招牌。至于這張不正當的分數報告單，還要它幹什麼？（他撕了那單子，向申光臉上一投，氣憤憤的走出去了）。

周：（情急的追叫）焦三爺，焦三爺！（焦去遠了，他又轉回來）申先生，這是你替我惹下的禍，還不替我追回來？

申：校長，我并沒得罪他，他倒侮辱了我，我沒有理由去追他！

周：糊塗！你知道他是什麼人物？

申：他不是焦秘書家裏的聽差嗎？

周：不管他聽差不聽差，他是焦秘書的人，他管焦秘書的事，我們就當他是焦秘書的代表；焦秘書是皇軍那兒的紅人，我們在皇軍底下混事，這還有什麼話說？快去！跑步！

申：我還有課呢？（拿書）。

（申很快地出去，周說不出話，在室內急得轉來轉去，陶一軍進來。）

陶：校長您好？

周：你好？

陶：校長，我有一件事，想請教您！

周：好罷，回頭你到辦公室看我。

陶：校長，對不起，我想現在同您談談，因為，我想這是個最好的時機！

周：那末，你說罷！

陶：校長，您不僅是一個頂出色的教育家，而且是個頂有名的道德家。

周：人家要高興那末說，我也不反對！

陶：因此，我有一件不屬學校的事想請示您的意見！

周：嚶！

陶：我有一個朋友，相貌既好看，人品又端正！

周：那不很好嗎？

陶：這位很好的朋友，同一位年青美貌的小姐，發生了戀愛！

周：這也是一件好事。

陶：這位小姐對這件好事並不反對，並且很明顯的向他表示過好感，好像有意鼓勵他努

力追求！

周：這也不壞！

陶：一切的情形都不壞；將來的結果，很可以是更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放心的，就是，我那朋友是一個小隊長，小姐的父親是一位大將軍，彼此的地位不相稱。如果我的朋友，有一天到那小姐的父親那兒去求親，您想，那位將軍會怎麼說呢？

周：這個很好辦。婚姻是以愛情為主，不以地位作準。我想，你的朋友去求親，那一定會愛歡迎的！

陶：（大笑）好極了，那位將軍就是您！

周：我？我是一位大將軍？

陶：那位小隊長就是申光，那位小姐，就是您的小姐周美蘭周小姐！

周：怎末，申光想同我女兒結婚嗎？

陶：您以為怎麼樣？

周：你說美蘭已經向他表示過好感？

陶：很正當，很秘密，純是一種大家閨秀的表示！

周：怎末表示的呢？

陶：申光替周小姐改切課，空下來兩個人秘密的談天兒，真是可羨極了！您以為怎麼

孤島春光（第一幕）

三四

樣？

周：好，等我想再說！

陶：那麼，我怎麼回答申光呢？

周：你不要對他說什麼，我親自同他說。

陶：我很想有幾句話去回答他！

周：（粗暴）我有一句話問你：你相信，我們用的電是不花錢的嗎？

陶：您這是什麼意思？

周：昨天晚上，你沒關教室裏的電燈，一直開到今天早晨，我才把它關了。爲這個，我要扣你十塊錢薪水，另外還要罰你十塊，一共是二十塊！

陶：不，我是關了的！

周：還有，你的學生，在課堂的桌子上，用小刀刻了字，說：「周新民是漢奸」！嘿，

你知道嗎？這是抗日分子幹的，你趕快替我查出來！去，趕快去！

（陶失意地出去，剛好周美蘭走進來）。

美：啊，爸爸！

周：好，你來得好！

美：爸爸，什麼事？

周：你把功課送給申光改了嗎？

美：是的，有這事。

周：爲什末要送給他改呢？

美：因爲我討厭這種工作；想想，這樣好的春天，人家都到馬路上逛去啦，我可得同

着二三十個小叫化子，在課堂裏吃粉筆灰，這是一種什麼生活啊！

周：這是小學教員的生活啊！

美：我忍苦在這兒過這種生活，找一個獸子替我改改練習簿子，還有什麼話說？

周：他爲什麼願意替你做事呢？

美：感問他去！我就知道，我喊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那，我有什麼不樂意的？

周：他替你做了事，就不要什麼報酬嗎？

美：他從來沒要求什麼！

周：真的嗎？他沒說他愛你？

美：他？愛我？

周：他爲什麼要向我請求，請我允許教你同他結婚呢？

美：他向你請求了嗎？

周：現在還沒有。是別人告訴我，他有這個意思。



孤島春光（第一幕）

三六

美：那是他的意思，誰管得了？

周：他沒向你說什麼？你也沒向他表示什麼嗎？

美：他說他愛我，那是上海灘上天天聽得見的，何止他一個？至于我，您想我會愛他嗎？

周：他就說了那些話，別的沒有嗎？

美：他還同我接了一個吻，那也是很平常的！

周：他在什麼地方同你接吻？

美：就在此地。

周：什麼時候？

美：剛才不久！

周：沒有其他的事嗎？（美搖頭）好，去罷！（美出。周自語）好！居然想同我的女兒

結婚！（申光入）你回來啦？

申：是的，校長。

周：（很嚴厲）申先生，我告訴你，世界上的人，不一定都是傻子，是傻子也不一定受你的騙！你呀，簡直是我們新民小學的恥辱！

申：校長先生！

周：你私自教課，破壞學校的嚴尊！

申：校長先生！

周：你騙我說有新學生入學；你又教他的母親取消前議！

申：校長，那是他的姑母！

周：我們！官家裏的少爺，你給他考個借榜！

申：他實在趕不上功課！

周：他們發現錯誤，你偏偏不肯改正！

申：校長先生，當真沒有錯！

周：你在考試題目上作弊，敗壞本校的校譽！

申：校長，沒有的事！

周：你侮辱我校長的尊嚴，同我的女兒胡鬧！

申：校長，我同美蘭小姐……

周：並且就在此地；在許多同事都要到的公共場所！好哇，你！

申：周先生，您聽我說……

周：爲學校的名譽，我不去報告巡捕，但是，請你趕快去結賬，從今天上午十點半鐘起，

你同學校完全脫離關係！（他憤憤下）

孤島春光（第一幕）

三七

孤島春光 (第一幕)

三八

申：校長先生，周先生！（垂頭喪氣）唉，要我滾蛋，這真是奇怪！（他好像要跑出去又停下來；拿起美蘭給他的簿子看）唉，這個不幸的日子，處處教人誤會！（他在收拾着東西，幕徐徐下）。

# 第二幕

時間：當天下午。

地點：艾麗的家裏。

佈景：一個摩登太太的小會客廳。

開幕時，室內就只賈三郎同艾麗兩個人，正在討論一件事。

三郎：你是誠心同我開玩笑，對不對？

艾麗：（後簡稱賈）笑話！你想我怎末會跟你開玩笑？我當真留了十萬法幣給你！

賈三郎：我不管！你要不能給我十五萬，今後你就別想到我家裏來！

艾麗：你得想想，十五萬！這是多大的禮物啊！

賈三郎：什末禮物不禮物的，別學那種外國辭令！我也不要求什麼禮物，我只要求我份內應

得的東西！

艾麗：不錯，你貢獻很多很好的計畫，教我能够成功。但是，這回市長推舉我包辦上海

全市的建築工程，可不是你的功勞，這是因爲，我先推舉了市長，教他包辦全市的建

築工程，因此可以發一筆大財的原故。

孤島春光（第二幕）

艾：隨你怎麼說，在本月十五號以前，我要從你手裏拿到一千五百張一百塊的大鈔票，你用不著多說！

賈：艾麗，你可憐我，我沒那麼多錢！

艾：沒那麼多錢？你騙誰？單說包辦掃地這一宗，你至少可得一百萬，你能說沒錢？

賈：一百萬是毛數，哪兒能做準兒？不說別的，一個上海市政府有三十多個日本顧問，哪一個不要送他萬兒八千的？

艾：爲什麼要送那麼多？

賈：這幫日本渣滓，都是到上海來發財的，平常搜括民財，已經是無孔不入；碰到這種機會，他們能教白花花的大洋錢，平白都送到中國人手裡嗎？你要不送，擋不住他們到司令部說上一兩句話，那，你就別想弄一個大！再說，還有我的老婆……

艾：什麼？你的老婆？

賈：一定要送她一件貂皮大衣，或是一輛小蓬車！

艾：你怎麼做事這麼糊塗？你去告訴她幹什麼？

賈：你不知道，她是王八顧井上二郎的朋友，我這份差事同井上有很大的關係，是她強迫我改名賈三郎，並且跟井上拜了把子的。那個王八井上，常常領她到市政府去一去就什麼都知道了，她常常借這種機會敲我的竹槓，你教我有什麼辦法？

艾：他是王八，你是老幾？

賈：你別教我傷心，你捨得嗎？你知道，我給她一點錢，不只爲我工作順利，也還是爲了你，因爲，她沾了點油水，就不想找別人的事啦！

艾：好罷，算你有良心。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你能送你那條老黃魚一部小蓬車，就不能送我十五萬嗎？

賈：我實在周轉不來，請你看看我的總賬好不好？（拿出一張賬單給她）。

艾：（她拒絕）這關我什麼事？

賈：你只要看了這張單子，你就知道，我如果給你十五萬，我就非割腰包不可！

艾：這兒的攪用你能不付嗎？

賈：艾麗，你這是說到哪兒去啦？

艾：你說罷。你究竟給不給？

賈：得，給給給！（僕人進來）什麼事？

僕：外面有一位客人，說是會您的。

賈：叫什麼名字？

僕：杜有隣杜先生！

艾：教他等一等！

孤島春光 (第二幕)

四

僕：是（出）。

艾：他爲什麼到此地來？

賈：我教他來的。

艾：你另外還有事同他商量嗎？

賈：沒有，就是爲那掃地機的事。

艾：怎麼？投標的日期，明天就截止，你們到現在還沒談妥嗎？

賈：原則上已經談妥了，他的右手受了傷，不能簽字！

艾：他沒圖章嗎？

賈：唉，這是皇軍的規矩，圖章不行，什麼公文都非簽字不可！

艾：嘿，這玩的是什麼花頭！想不到，像這種久闖江湖的人，也會受這種騙！

賈：受騙？你是什麼意思？

艾：很明顯的，他爲了簽字，所以傷了手的，不相信，不到吃緊關頭，他一定不會簽字的！

賈：你別多心，他現在就是來簽字的！

艾：他受什麼條件才可以簽字呢？

賈：像平常一樣，給他百分之五！

艾：他靠得住會簽字嗎？

賈：怎麼？你以為他一定會要花頭嗎？

艾：總之，今天晚上你非辦妥不可，不然一定會出亂子。要是我，沒百分之三十五是不行的，對於他，也許百分之三十就成功！

賈：這流氓，他要在我的手裏耍花頭，我非給他個顏色看不可！

艾：好朋友，還沒到生氣的時候，你得好好的同他談，總要把合同簽成功才行。（按鈴叫僕入，告訴他）請杜有隣先生。（僕應下）我們不是想辦一個公司嗎？你可以把這件事告訴他，露一點想請他當經理的意思！

（杜有隣入）。

杜有隣：（後簡稱杜，綳帶把右手纏在頸子上）艾太太您好？

艾：杜先生，我很好；您好嗎？

杜：謝謝您，我很好。

賈：你的右手呢？好了嗎？

杜：醫生說，差不多快好了。

艾：就是沒好全，簽簽字總可以的！

杜：我希望能簽字。



賈：你把各種證件都帶來了嗎？

杜：賈先生，良民證，居住證，行爲證，出身證，凡是目前上海所有的證件，我都帶來了。

賈：好極了，我們馬上到我的辦公室去，把那些手續都做好，你說好嗎？

杜：唔，您又新佈置了一間辦公室嗎？

艾：是呀！賈先生把隔壁的一幢房子買來了，把第一層樓，完全做了辦事的地方，我從這邊開了一個門，可以直接通到那邊去。

杜：對啦，這個門妙極了。單說這辦事處是不是要掛一個公司的牌子？這件事好像您從前同我說過的。

賈：是的。我們是要開辦一個公司，不過經理的人選，我們還沒有選定……（向艾看了一眼）好朋友，我們就到那邊去罷！（他們下去，僕人上來）。

僕：太太，那位先生來了。

艾：哪位先生？

僕：那位教姪少爺的先生。

艾：好，帶他到姪少爺房裏，等教完了書再來見我？

僕：他說，他很想馬上會會太太！

艾：好罷，叫他進來罷！

僕：是。（僕出，申光入。）

艾：申先生，您有事嗎？

申：艾太太，您不是說，教我多教姪少爺幾個鐘頭嗎？我想……

艾：對不起，現在不成功了！我哥哥明天到上海來，他要把他帶走的！

申：（失望）唉，那就不談了，艾太太！

艾：怎麼？好像很失望！今天早晨我問您，您不說沒時間嗎？

申：從今天上午十點半起，我的時間就很多啦！

艾：怎麼？新民小學您不教了嗎？

申：不是我不教，校長把我趕出來了！

艾：唉，這真是豈有此理的事！那麼以後，您預備做什麼事呢？

申：我預備暫時找點家庭課教教。

艾：那很好，如果我的朋友們要家庭教師，我一定替您介紹。

申：謝謝您。現在我可以教姪少爺最後一課書嗎？

艾：當然可以，孩子正等着您呢？

申：我去教他最後一課的默寫。

孤島春光 (第二幕)

八

艾：好極了。等教完以後，請你開個單子給我，我好付您的薪水。

申：謝謝您，艾太太，回頭見。(他同她握了握手，出去了。通隔壁的門開了，賈進來，杜跟着)。

賈：好罷，我們別再談了。

杜：我看最好不談，我們的意見差得太遠了。

艾：怎麼回事？你們辦妥了嗎？

杜：完全好了，艾太太，沒有辦法了！

艾：(捧煙合)請用支煙罷！

杜：好，謝謝您。您近來常看戲嗎？

艾：近來上海沒什麼好戲，到處都是日本戲，我不習慣！

杜：這是真的，我也不習慣。賈先生日本話頂好，您一定聽得慣！

賈：真是可惜，因為我的手傷了，出門怪難看的，尤其不願意上戲院！

杜：怎麼，您也一樣嗎？

賈：(氣極)真他媽的混蛋？在我賈二郎的面前，也要耍這種骨頭！

艾：你這是怎麼啦？

賈：(指杜)整十萬！

艾：什麼整十萬？

賈：就是爲那掃地機，他硬敲十萬！

杜：賈先生只肯出五萬！

艾：五萬是太少，但是十萬又太多！

杜：（微笑）啊太多！

賈：不太多嗎？我想，說這種話的，如果不是個強盜，就一定是個瘋子！

杜：那很好。艾太太，您讓這瘋子離開您罷！

艾：不，我不能教您走，我得請教您一句話。

杜：艾太太，您說罷，別客氣！

艾：你爲什麼這回要求這麼多？

杜：那就是說，我不願意再當土豹子啦！

賈：你當土豹子？上回爲安熱水汀，你一下得了四萬五，還說是土豹子？

杜：先生，您呢？你不是得了八萬五嗎？

賈：真豈有此理？我們兩個誰是市政府的官吏？你呢？還是我？

杜：賈先生，你又說到題外去了！

賈：一點也沒到題外！我是市政府的官吏，我是皇軍司令部的紅人，是我給你拉的生意

，你只出一個名字，這就完了！

杜：我只出一個名字？

賈：還不是嗎？而且，當我初認識你的時候，你是一個道地的上海小瘪二，是我把你吹起來，教你在軍部面前吃得開，跟着我，這一年來掙了不少錢，你說不是嗎？

杜：好，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罷！

賈：我當然要說，因為你太忘恩負義啦！就說你這隻手罷，你誰說不是有意爲了簽合同才故意繫起來的嗎？

杜：賈先生：

賈：我跟你說，你要想玩我，還得再到社會上跑十年！

艾：三郎，三郎！

杜：賈先生，你當看艾太太說這種話，可見你是橫了心啦！我要是同你一般見識，把你的根底搬出來，你可不能怨我！可是我不能那末辦，我還把你當成一個事業上的朋友，我們將來還有見面的時候。艾太太，憑說對不對？

艾：三郎！（示意）。

賈：（伸手向杜）這還像話；對，我們是好朋友！

杜：（同賈握手）對呀！我們是好朋友，所以我不能教你看不起我，我不能不要那個數

目！

賈：還是十萬？

杜：還是十萬！

艾：杜先生，教三郎給你六萬罷！

杜：艾太太，請您算算這筆賬！爲這個圈套，幾乎弄壞一部汽車；爲這個圈套我把手吊在轆子上；兩個星期沒作別的事，這，到底應該值多少？好容易到了今天，您想，我能輕輕放過嗎？得，艾太太，您勸賈先生漂亮點，就給我十萬，算是周濟我罷！

賈：哼，你的心太很啦！

杜：好朋友，我的心要不很，怎末能在皇軍底下過日子啊？

艾：好罷，我們什末話都不說了。杜先生，你說，你非多少不行？

杜：掃地機的手續費，我只要七萬！

艾：七萬？

賈：七萬？

杜：另外，賈先生再拿三萬給我養傷！

賈：那不還是十萬嗎？

杜：差不多！

孤島春光（第二幕）

賈：(向艾) 慫慫，他同我開這樣的玩笑，我還能夠忍受嗎？得，我還不如趕快把這個案子撤回，把這筆預算取消，省得我爲了好，反而給人家欺負！

艾：三郎！

賈：可不是嗎？上海，是一個國際的市場，市政的好壞，關係國際的觀瞻，科學家，貢獻給我們一種又摩登，又前進，又整齊，又漂亮，又經濟，又實用的掃地機，歐美東洋，多少進步的先進國家都還沒用，我們上海先用起來，這該多現代化啊！可是我們現在不能用，我們給這位杜先生給破壞了！他，阻礙了上海的進步！

杜：賈先生，那天市政府的會議席上，不是有人說，用掃地機就是打破了清道夫的飯盤打破清道夫的飯盤，就是妨礙了國民的生計嗎？假如您那樣說我，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您呢？(笑)。

賈：好罷，那就什麼也不用談了，咱們再見！

艾：三郎，不要爲這點小事生氣啊！

賈：諸君注意，我是皇軍軍部任命的市政官，我是代表皇軍軍部的，我不能受這樣的侮辱！

艾：誰侮辱你嘍？

賈：就是這個混蛋！

杜：艾太太，請您准我向您告辭！

艾：您至少得吃點點心走啊！

賈：您讓他滾蛋好啦，我們不必再談什末掃地機，也不必再談什麼辦公司啦！

杜：先生，您是市政府的委員，我尊敬您的身份；不過，您所說的「滾蛋」，在我們是說「請退」的！（他很有禮貌地向艾一鞠躬，然後慢慢地走出去）。

艾：你睇！

賈：這有什麼辦法呢？上海一向是這樣的，現在不過更壞一點就是了！（抽煙苦悶）。

艾：你沒有別的人可找了嗎？

賈：找誰呀？

艾：我記得趙君這個人很好，你可以借他的名字啊！

賈：他到雲南去了！

艾：什麼時候去的？

賈：到今天剛一個禮拜！他的朋友在雲南買到一個金鑽，他想稍微開一開，就出賣給別人，那金鑽至少有一千萬的利益！

艾：還有馬子華呢？

賈：他的信用很壞，有人說他是重慶派來工作的。



孤島春光 (第二幕)

一四

艾：那麼，胡白不是也很好嗎？

賈：當然，他是最相信的人，很有活動能力，也很靠得住！

艾：他的電話是一二三四五，是嗎？

賈：是的！

艾：我替你叫電話！

賈：不必！

艾：爲什麼？

賈：他已經死了！

艾：死了？

賈：是的，上星期三，在馬浪路口，給重慶的特務人員打死了！

艾：這太可惜了，真的，現在在上海稍微能幹一點的人，差不多都給重慶弄死啦！只有

——嘿，你爲什麼不找崔九呢？那孩子不是很漂亮嗎？

賈：崔九嗎？

艾：對呀！

賈：他同我的老婆不清楚！

艾：好好，我不知道，對不起；可是，這不過是借一個名字，簽個字，蓋個章，經而易

舉的事情，爲什麼這麼大的上海，就找不出一個人來呢？

賈：唉，我的好人，你以爲事事都容易；憑不知道其中的難處。不錯，這只是借一個名字，簽簽字蓋蓋章的事情，可是，這個人要是個道學家，這事情他多一半不幹；要是個新人物，他會騙我們；最難的一點，現在有多少軍部的紅人，都回重慶有來往，一不小心，連你我的性命都有危險！

艾：不錯，你慮得很週到；我們得找到一個外貌正直，實際很糊塗的人，要他把不正營的事，正正當當地去做！

賈：不要這末說。雖然我們的事業作得不光明，話總要說得很漂亮；比如汪精衛骨子裏還不是賣身投靠？嘴巴上可是東亞和平，憑說對不對？

艾：（突然）如果我找一個相當的人來，你願意出多少錢給他？

賈：憑有人嗎？

艾：大概可以！

賈：對於掃地機，我給他五萬！公司的生意，我給他百分之十！

艾：要是少一點他也可以做，你可以把多下來的給我嗎？

賈：當然可以，憑說，他是誰？

艾：申光怎末樣？

孤島春光 (第二幕)

一六

賈：申光是什麼人？

艾：就是從前在新民小學當教員，現在在我們家當家庭教師的申光申先生。

賈：就是那個土包子嗎？

艾：你要用他，那是一點危險都沒有的。

賈：爲什麼呢？

艾：我有法子對付他！

賈：什麼法子？

艾：女人的法子！

賈：啊，他愛上了您嗎？

艾：他一見我就紅臉，有時候話都說得顛三倒四的；我相信，只要我對他說聲愛，他是

，冒什麼危險都不怕的！

賈：一時也許可以，將來……

艾：你儘管放心，我要沒有這種把握，我決不說這個話。

賈：您敢保證，他將來明白了我們的底細，不會陷害我們嗎？

艾：只要有我活着，他決不會！

賈：也不會敵我們的竹槓嗎？

艾：不，我知道，他是一個四方正的人，再說，他也沒有能力敲你的竹槓！  
賈：他不曾拿了我們所有的錢，往內地一溜，去幹他的所謂救國工作嗎？南京，上海，天津，這種事可不止一次兩次啦！

艾：不，他決不是那樣人！

賈：不是那樣人？您別以爲他太窮，窮得可憐，就以爲他是老實的，重慶的特務人員，什麼樣子都裝得出來！

艾：朋友，銀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你只要馬上教他多做點事，多賺點錢，鐵石心腸也是會變的！

賈：對，比如您，因爲我有錢，您就愛上我了！

艾：你混蛋！你要再這麼說，我就立刻把你推出去！

賈：得得得，艾太太，對不起，對不起！

艾：那麼，你要跟他談談嗎？

賈：對，我要同他談談！

艾：（按鈴，僕人進來）請申先生馬上來，我有話同他說，

僕：是，太太（下）。

賈：「申光公司」，把這幾個字刻在克羅米的招牌上，總不算壞！可是，我地睡開教

孤島春光（第二幕）

一八

育昇，他會高興嗎？

艾：不瞞你說，新民小學的校長周新民，原是一個頂壞的流氓，今天早晨居然把他開除啦，他也不知道爲什麼？

賈：有這種情形嗎？

艾：可不是！

賈：那也許……

（僕人領申光到了門口，自己先下去；艾立即到他身邊去）

艾：（介紹）好極啦，我來給你們介紹：這是我們剛剛談的申光先生；這是賈三郎先生，一個做大事的人！

申：賈先生，榮幸得很！

艾：申先生，榮幸的不是您，是我！

賈：申先生，您請坐，我們喝杯酒罷！

申：艾太太，您太客氣！（用半個屁股坐在椅子邊上，艾送酒給他）。

艾：我剛把您的事，同這位賈先生說了。

申：艾太太，您太好，您真太好了！

艾：這不算什麼，我還有一個更好的消息告訴您，賈先生已經完全承認幫您的忙！

申：賈先生，我非常感謝您！

賈：申先生，不必客氣，這是應當的；艾太太同我說了，您是個很有作爲的青年。

申：這是艾太太有意抬舉我！

艾：實在，申先生，您是很有作爲的。

賈：真的，像您這樣有作爲的人，社會上怎麼會教您失業呢？

申：這就告訴，我是個無能的人！

艾：不用客氣了！賈先生知道您的才幹，所以很想重用您！

申：重用我？（艾又送給他一杯酒）啊，艾太太！

賈：申先生，您從前在教育界，賺錢很多嗎？

申：不多，也不過百把塊錢！

賈：百把塊錢一個月嗎？

申：是的，有的賺到一百三四。說起來，孔子說過：「富貴于我如浮雲」，賺錢的事，

本來是很無聊的，可是，到底，生活總是要的，所以，我們還是不能缺少它，哈哈

哈！

賈：那自然，（笑）要不，我們也不爲它忙啦！

艾：賈先生現在要給您的位置，總比一百三四多一點兒！

狐鳥春光 (第二幕)

二〇

賈：呃，也多不了多少，只能說多一點兒，我想給您一個固定的薪水，此外，在每件事務上，我還可以送您一點紅利，平均起來，您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塊錢！

申：是每月嗎？

艾：每月。

申：是給我一個人嗎？

賈：給您一個人！

申：（立起）是教什麼功課？

艾：不是教您教功課。

賈：申先生，是要委屈您，請您在我面前做事，這種事情並不難，不要很精細！

申：這樣精細的事，我做得了嗎？

艾：爲什麼做不了？

賈：等我看看再說。申先生，請您允許我檢驗您的體格！

賈：（他請申光立起來，把他擺到一個適當的地位，上下四週看着他的身體，敲敲打打弄得申光相當難爲情。當他走到申光背後的時候，向艾打了一個招呼）很好。我想問您幾句話，可以嗎？

申：可以，您問罷。

賈：您有家嗎？

申：沒有，完全沒有！

賈：那沒關係。這年頭兒，無家可歸的人可多極了。不過，您總有幾個相好的女朋友罷？

申：（望望艾，嘆氣似的）沒有，也沒有？

艾：賈先生，您這是什末話？爲什麼當着我，問他這個呢？

賈：啊，對不起，艾太太，我沒想到，對不起！那末，申先生您平常來的往都是些什末人？

申：沒什麼人，要有，也不過是新民小學的那些同事。

賈：那很好。不過，以後對於這些人，總以少來往爲妙，第一，您別在公司裏接見他們

……其次，也不要往您的寢室裏接見！

申：在我自己住的房裏也不能？

賈：是的，您馬上要搬到此地來住啦！

艾：申先生，您要搬到我們的公司裏來住，就在隔壁，離我很近，您覺得有什麼不方便

嗎？

申：（紅了臉）沒有，艾太太，絕對沒有。不過，這種工作，到底是怎麼樣的？

賈：好罷，阿光！您允許我叫您「阿光」嗎？

申：那有什麼不可以的。您這樣親熱的稱呼我，我還有不高興的嗎？

賈：好極了，阿光，你坐下，我說給你聽：我們想辦一個公司，我的事太忙，需要一個



有信用的人，替我主持這件事，這個公司，將來就用這個人的名義，他就是這公司的全權總經理。

艾：阿光，這就是賈先生預備給你的職務！

申：艾太太，當經理，是要主持一切嗎？

艾：對啦。

申：那麼，我的能力，吃得消嗎？

艾：爲什麼吃不消呢？

申：您想想，我是個讀書的人！

艾：「宰相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當初的宰相，還不是個讀書人？

賈：阿光，這是不成問題的。你只說，你會不會簽字？

申：至少我自己的名字，我可以寫得很熟，很好看，誰也學不像的。

賈：那還有什麼說的？實在說，一個當經理的人，只要簽簽字就行，此外也用不到管多

少事！

艾：阿光，這件事你覺得怎麼樣？

申：艾太太，您是問我願意不願意嗎？我還有什麼說的。除了我不敢應承以外……

艾：你不敢應承？爲什麼呢？

賈：（忽然發現了什麼）啊呀，我忘了一件事，這真胡鬧！

艾：怎麼啦？

賈：阿光，你是什麼地方人？

申：山東！

賈：你瞧，要是等他從山東寄了證明文件來，那怎麼趕得及呢？

艾：真是的！

申：（從身上掏出周新民交給他的文件，微笑）這不是！

賈：怎麼？

艾：你把它帶在身上？

申：巧得很，我原是託周校長替我請獎章的，他今天早晨還了我！

賈：（向艾）哈哈，有這樣的妙事！

艾：憑辦，這是老天爺派他來幫助您的！

申：艾太太，不是老天爺，是周新民周校長！

艾：（向賈）你瞧怎麼樣？

賈：好極了，一切證明文件我們也有了。

艾：那，他就可以簽掃地機的合同了？

孤島春光（第二幕）

孤島春光 (第二幕)

三四

申：對，我可以開始我的新工作嗎？

賈：您想，是不是您可以完全負責呢？

艾：我絕對負全責！

賈：一句話？

艾：一句話！

賈：那麼，阿光，我先簽一張支票給你！

申：(送一支旋開的水筆給賈，賈從身上掏出支票來，簽好，他讀)「付申光先生國幣

五千二百元整」，賈先生，這是什麼意思？

賈：這是先付你兩個月的薪水，同辦事的手續費！

申：五千二百元整？(他看看這個，再看看那個)啊呀我的天！

艾：你這是幹什麼？

申：艾太太，我對於上海灘上的生活情形，我相信也知道一點，可是，出這麼多的錢，

請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人，彷彿還不多見！

賈：我們不是什麼都說好了嗎？

申：你們沒有完全說給我聽；我知道，在你們的好意裏面，一定還藏了些什麼沒說出來

艾太太，謝謝您，我現在還不需要這樣的恩德！

艾：（很吃驚，但面上還是微笑着）阿光，我告訴你，我當真不明白你的意思！（賈急忙把桌上擺着的文件收起來）。

申：還不是嗎？你們的什麼掃地機、你們的什麼公司，都是一種騙人的話，骨子裏，你們是看我太窮，想周濟我！

（賈長嘆後，繼之以大笑）。

艾：阿光，你別胡思亂想，你想我會那麼做嗎？

賈：不，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你實在可以幫我很大的忙！

申：這是憐心裏的話嗎？

艾：你是要我在我面前發誓嗎？

賈：所以，我們不用再耽誤，（拿出合同）就請你在這「經售人」底下，簽上你的名字罷！

申：賈先生，艾太太，我簽這個字給你們，在我是很感謝的！（簽字）。

賈：（收起合同）好極了，我的經理先生。半點鐘以後我就回來，你要願意等我，我們還可以長談！

申：我還有什麼事情嗎？

艾：我想，你現在沒什麼別的事，你只要簽簽字，別做聲！

申：別做聲？

艾：對啦。咱們現在是做生意，第一要緊的，是少說話。

賈：這就是所謂職業上的秘密！

申：像保守病人秘密的醫生嗎？

艾：當然。

賈：那麼，還是請你把支票收起來，我的好經理。還有，我想把艾太太帶走一會兒，可

以嗎？馬上就回來的！

申：賈先生，那很好！

艾：（對申做出很妖媚的樣子）阿光，你說什麼？很好？

申：不，艾太太，我的意思是——

賈：你的意思是——（向艾）他真是妙不可言：（同艾下，場上只留申一人）！

申：（出神，對支票細看，微笑，忽然）哈哈，經理先生，我的好經理！五千二百元整

一個鐘頭五角，十個鐘頭五塊，一千個鐘頭五百塊，一萬個鐘頭五千塊！唉，辦事

業真是賺大錢！（僕人帶了杜有隣進來）。

僕：杜先生，您請坐坐，我去告訴太太！

杜：好，快去；（僕下）。

（申在杜入時，急將支票藏起，裝作看畫；杜憂愁地坐了一會兒，走上去招呼。）

杜：先生，您很愛畫嗎？

申：是，先生，有點兒！

杜：或許您自己也會畫？

申：不，先生，我不會。

杜：那麼，您是位裱畫店的老闆？

申：不。不過，我也是個做生意的人！

杜：啊，我們是同行。您是賈先生的朋友？

申：只是初交，可也是同事！

杜：您同他同事多久啦？

申：不瞞您說，才只有幾個鐘頭！

杜：幾個鐘頭？是在上海做掃地機的生計嗎？

申：（驚退）先生，您知道，做生意的人，第一要緊的，就是少說話、守秘密！

杜：尤其是這種生意，對不對？

申：（莫名其妙）或許。

杜：先生，沒有什麼，那是一定的。您別以為我不知道這件掃地機的事情，我並且知道

有一位先生，曾經同賈三郎接洽過，如果他肯像您這樣大犧牲大減價，他若早就做成了，等不到您。

申：我大犧牲，大減價？（狂笑不止，好像他得了很大的好處，別人完全不知道）。

杜：您先說，他願意出多少錢給您呢？

申：（拿出支票）您看罷！

杜：（讀支票）五千二百元整，這是給您的手續費嗎？

申：月薪同手續費！

杜：您別同我開玩笑（把支票交還給他）。

申：或許有一點。（杜驚退地望着申）您知道，我並沒有功勞可以得這筆款子，是他自己提議送給我的！

杜：先生，一大智若愚——本來是句好話；不過，像您先生這樣，那就未免太壞了！

申：（矜持）先生，你我並不認識，您可當面說我太壞，這未免過分！再說，您也太對不起這裏的主人了！（他不同他再說，背過臉去）。

杜：先生，您太容易相信人；將來有一天，您會看見他死在馬路上！

申：（驚）死在馬路？

杜：這不足為奇，上海灘上不是沒有別人！

申：這是什麼意思？

杜：我是說，上海是日本的，老百姓是中國的，替日本人害中國的人，在上海死于非命的够多啦！

申：我的意思是說，賈先生是替日本人害中國人的嗎？

杜：難道我還不知道嗎？

申：我實在不知道！

杜：您也許更不知道！人家教您幹的是什麼事啦？

申：這個我知道，我只替他簽簽字，蓋蓋章，輕而易舉的工作！

杜：好哇，輕而易舉！喂，先生，您是哪一行出身的？

申：教育界！

杜：對，我猜得不錯！好罷，老兄，要是您的帽子在手邊，趕快戴起來走罷，在這種地方，您是沒有一點辦法的！

申：您怎麼這樣無原無故的誹謗人？

杜：我誹謗人？我告訴你，這個人是一個頂不要臉的漢奸，他利用他同日本軍部的勾結，在上海市政府做了一個紅官，更利用他的政治地位，在市政府提議，替公家買東西等提案通過了，他就自己到日本去辦貨，貨到了，再用別人的名義，把貨賣給



孤島春光（第二幕）

三〇

政府從中舞弊！

申：啊呀，這不是貪官污吏嗎？

杜：或許有一點。

申：這不是頂下作的嗎？

杜：（微笑）不要生氣，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都是一樣，也許還要利害點兒，這算不了什麼！

申：（忽然大叫）你有什麼證據？把證據拿給我？

杜：我不能！

申：爲什麼？

杜：因爲上海是個黑暗的地方，我如果把實話告訴你，你又告訴別人說是我說的，我就得先死到馬路上去！

申：你放心，我難是個小學教員出身，我可有我的良心；你如果說得對，我一定不做聲！

杜：連我剛才說的也在內嗎？

申：也在內。

杜：好罷，你到隔壁去看一看，只要看到第一件公事，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申：好。但是，要是證明你騙了我，我回來可不饒你！

杜：那當然，（申下）唉，這樣一個書獃子！

（艾進來；見杜甚驚，見申不在，才略放心）。

艾：你又來了？你是覺得良心上不安嗎？

杜：不是不安，是一種遺憾！您想，我同他反了臉，弄得此後不便再來看您，這不是很不愉快的事嗎？

艾：唔，你可真會說話！

杜：不只是說話，我特意爲這個來，想同賈先生講和的：

艾：那是不成問題的，我相信，三郎一定把這件事忘記了：不過，關於掃地機的事，恐怕沒有方法挽回，我怕他已經找了旁人了！

杜：這件事，我自然不想勉強；不過，如果您找不到人，或是找的人不大妥當，我還是願意効勞的！

艾：你說得好，我一定把這意思轉達給他；而且，我很感謝你又來看我！

杜：還請您告訴他，我杜有隣平生肝胆照人，儘管賈三郎對我的態度不大溫和，我對他還同往常一樣，沒有一點惡意，也不想報復！

艾：報復？您能怎末報復？

杜：艾太太，我在上海灘上混得不是一年，我的朋友什麼人都有，比如在報紙上寫兩條新聞，向他的敵人供給點材料，這些事是絕對辦得到的；但是，艾太太，這是您敢說？我才說了的，至於做，我可絕對不肯！就是將來，如果賈先生在事業上有什麼困難，艾太太，您要明白，這可決不是我幹的！

艾：那個我相信用爲憑？絕對是好人！

杜：謝謝您，艾太太！(賈入)。

賈：你在這兒，杜先生？

杜：是嗎，老朋友。我來告訴艾太太，別人也許對我有許多壞話，但是我始終對您沒有惡意，您要用我，我還是樂爲您効勞的！(下)。

賈：糊裡塗，還想着我的掃地機嗎？您放心，我再也不回您來往了！  
艾：您已經把手續弄好了嗎？

賈：什麼都辦妥了。申光到哪兒去了？

艾：他大概到辦公室去了。

賈：這個少年很好，我很喜歡他，他真是一個老實人……(申光入)好朋友，你回來了？  
？(他向內去，但，申向後退。)

申：(大聲)艾太太，您知道賈三郎是什麼人？

賈：你說什麼？我是什麼人？

艾：你這是什麼話？

申：他的事，我剛才發覺了，還不知道嗎？

賈：這是開什麼玩笑？

申：您所信仰的這個人，感對他有很好友誼的這個人，他是個壞人！

賈：你是說我嗎？

艾：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話有沒有想過？

申：艾太太，請您聽清我的話：賈三郎是個營私舞弊貪臟賣法的壞人，他將來一定不得

好死，我不願意再見他，對不起，我現在不得不向您告別了！

艾：你到什麼地方去？

申：（向外走）我到法院去告他！

賈：這真有豈有此理？

艾：申先生，你停一停（她想攔住他）。

賈：你看，這是你親手保薦給我的！

艾：三郎，你別管，讓我們私自談談，我同阿光仔細解釋解釋！

賈：好罷，你去對他解釋罷，如果他還照這樣瘋下去，我會馬上把他送到瘋人院裏去，

孤島春光 (第二幕)

三四

這是很容易的！(下)

艾：阿光，您願意害我嗎？

申：您？

艾：是，我。

申：您同他是一道的嗎？

艾：(倒在沙發上，裝做要哭的樣子，喉管給氣塞住了)是！

申：您是同他通同作弊的？

艾：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罷，但是，我只恨一件事

申：什麼事？

艾：恨你把一切的事情知道得太早，不給我一個同你細說的機會；你知道，我還有很多

話要同你說呢！

申：您有什麼話說，盡管說罷！

艾：您不知道，當我認識賈二郎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他常到我父親家裏來，成

了我們家裏的經濟顧問……他當初是當律師的，後來又參加政治工作。

申：那是當然的。

艾：我父親死了，我孤苦伶仃的活在上海，就只依靠着他過日子——因為我父親死的時

候，親口委託他照顧我的！

申：這個我是明白的。

艾：他當時勸我把什麼都賣出去，又把所有的財產，完全由他經手！

申：好哇，他把您的財產，都幹了這種不能見人的事！

艾：但是，我是一個女人，這種事情我哪兒知道？他有時候教我在紙上簽簽字，蓋蓋章

那些紙是什麼東西，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就知道，那是同政府訂的合同！

申：那些合同您都蓋了章嗎？

艾：蓋了！

申：那您該把您的右手砍掉！

艾：你說的不錯。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好像你剛才一樣！

申：是的，同我一樣……但是，您從什麼時候，才知道了其中的內幕呢？

艾：我知道得太晚了！

申：您知道，過而能改，斯無過矣，您要能够改過，現在還不算晚！

艾：現在我不需要改過，我只需要救援，因為我是一個被害的人！

申：不錯，他是一個害人的魔王，他害了您；不過，你剛才明知道他是害人的，爲什麼

平白又拉上我呢？

艾：您還沒有懂得我的用意嗎？

申：我不懂！

艾：難道您不能救我嗎？

申：救您？您是要我救您嗎？爲什麼？爲什麼您找到我呢？

艾：我不曉得？

申：您不曉得？您自己打的主意您還不曉得？不，您一定曉得，快告訴我！

艾：好，我說了罷。當我頭一次看到了你，第一使我動心的，便是你那英雄的面貌？此後，我又在你的眼睛裡面，看出你對我的同情心——還可以說，這是一種極有情的，很願意爲我盡忠的表示？當時我心裡想：「這個男子，同平常人不同，很樸實，很正直，很聰明，又很勇敢，我如果愛了這個男人，我就有人幫助，有人保護，有人救我了。」（她望着他）你說，我沒有想錯嗎？

申：（迷惑地振作起來）你沒有想錯，艾太太，我一定幫助您，保護您，搭救您，你說您有什麼事需要我？

艾：第一件，對於賈三郎的事情，你先不要做聲，你一做聲，我的名譽不好聽，也就是你的名譽受了打擊？

母：好我不做聲！

艾：第二件，你要常常在我面前，我時刻都需要你？

申：好，艾太太，我一定常在您面前！

艾：謝謝你。（握住他的手）謝謝你！但是，你知道，我們要採取一種什麼態度才好呢？

申：我不知道！

艾：我想，我們要把我們敵人的信心取回來才好？

申：我們的敵人？

艾：就是賈三郎啊！

申：您想，我剛才對他說了那樣的話，還能怎麼樣同他言歸于好呢？

艾：你現在要同他合作，用很好的態度去對待他；在這中間，慢慢把他所做的事，都弄

個明白；幾時你以為可以對他攻擊，而且一點也不妨害我的時候，你再放手做下去

好啦？

申：你是教我同一個貪官污吏合作嗎？

艾：你要想把我救出來，你就得這樣做？

申：（他想了半天，最後出了一口長氣）唉，這是多麼複雜，多麼黑暗，多麼違背良心



孤島春光 (第二幕)

三八

的裏啊？

英：我們要趕快決定，賈三郎就在隔壁，時間一長他就要多心，我們得說幹就幹！  
琪：（思索，決定）好罷！

幕落

## 第三幕

時間：去第二幕四十天以後。

地點：賈三郎所設的申光公司的辦公室。

佈景：室內有辦公桌，沙發，電話等。

開幕時，申光正送陶一軍出去。移時，申回來，後面跟着打字員一。

申：那位周先生同他的小姐走了沒有？

打字員一：走了，不過，他說他待會兒再來！

申：我告訴你，此，無論什末人來，我決不在此地接見，無論什末人，聽見了沒有？

打字員一：聽見了。經理，我想請求您一件事，可以嗎？

申：什末事？

打字員一：我那位同事，近來精神上非常不好，可否請您允許我們租一架鋼琴來，練習

練習？

申：練習鋼琴？

打字員一：我們實在太沒事做了。要不弄點音樂玩玩兒，我的那位同事，恐怕要成神經

孤島春，光（第三幕）

病了！

申：我不是說了，下星期有一封信給你們抄嗎？

打字員一：四十天才有一封信，那能消耗多少時間呢？

申：好罷，等我把這話請示過賈先生再說罷！（打字員一下）。

（申在室內憂鬱地踱着，口裏唸着：「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忽然電話鈴響了，他拿起聽筒，同時用手捏起鼻子，企圖改變聲音）。

申：喂，您哪位？申先生出去了！什末報……新民日報……唔唔，申先生不在家，我也

不知道他能不能會……我看，你似乎不必勞駕跑了來……不必……好罷！（他把

聽筒放下）是一個新聞記者，他爲什麼要來會我呢？真討厭！（艾入）。

艾：親愛的，你好嗎？

申：我嗎？好。你好嗎，艾太太？

艾：謝謝你。你今晚在哪兒吃飯？

申：還不是在我的房間裏？

艾：有愛人陪着吃嗎？

申：唉，艾太太，我能有什麼愛人？還不只有愁苦同孤寂陪着我？

艾：可憐，那末，於今晚到我那兒吃飯好了！

申：都是誰？

艾：賈先生，還有他的幾個朋友！

申：艾太太，那，我不能去！

艾：爲什麼？

申：因爲我不願意會見這些人！

艾：我高興同你談談，你也不來嗎？

申：對不起，我現在變得不會說話，去了也不能使您感到什麼興趣！

艾：唷，我的親愛的，什麼事使你變得這種樣子？

申：艾太太，沒什麼，絕對沒什麼！

艾：賈先生對你的健康很關心，你知道嗎？

申：謝謝他的好意！

艾：他覺得你瘦了很多，精神也沒有！

申：他的心太好了！

艾：你到底有什麼不愉快？是不是這個工作 你不大習慣？

申：有許多事，是不能一來就習慣的！

艾：你知道，我可是你的密友啊！

申：謝謝您，從那天晚上我在您家吃飯以後，我就知道您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艾：你是什麼意思？

申：您忘了那天晚上您同賈三郎說的什麼話了嗎？你們在窗子外頭，我在窗子裏頭，我聽到賈三郎說：「我的寶貝，你為什麼把那個獸子也請來呢？」您說：「這個獸子于我們很有好處，在他的面前，我不能不做點肉麻的樣子，好教他死心踏地！」您愚弄我，您是他的寶貝，這還不什麼都明白了？

艾：你明白了什麼？

申：我明白您是賈三郎的人，您是在騙我！可憐，我現在是上了你們的圈套了！

艾：這是你自己承認的，當初你為什麼不先弄清楚就承認呢？

申：啊，我的好艾太太，這種話別人還可以說，只有您不能說，當初，您說得那麼可憐，做得那麼可愛，我還以為，我當值做了一個俠義的英雄，甘願為您服務，打倒這個惡魔，救出您這個被囚的美人呢！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我給您騙得好苦，您是他的恩人，我不過是您的工具！

艾：據三郎說，一個月內，你共總賺了三萬二千大洋錢，你還怨什麼啊？

申：我不怨別人，我怨我自己的良心！

艾：嘿，在這個年頭兒，這個地方兒，原來你還顧忌什麼良心！

申：這不是我要找良心，是良心自己追逐我！我每天坐在辦公室裏頭，覺得四面八方，都有人在攻擊我……就是今天早晨，我把身子靠着這個窗戶坐，看見街上有三架掃地機走過去，那機器的前面，釘着一塊克羅米的牌子，上面寫着「申光式」三個字。太陽照上去，反射到我的眼睛裏，我只得向後退兩步，把窗子關了；但是，那機器

的聲音，還不住地對我喊「騙子，騙子，騙子」！

艾：可憐的朋友，你有了精神病，你給這些幻想害苦了！

申：是的，我明知道這是幻想，但它還是白天夜裏苦着我！

艾：這是你太孤獨的原故；你應當出去走走！

着

申：出去走走？艾太太，您以為我還可以見人嗎？不，我不能出去，我甯願在此地等着。

艾：你等什麼呀？

申：等着出岔子！

艾：出岔子，你把我们告了嗎？

「惡嗎？」

申：沒有，我沒有那種勇氣，我告發你們，就是告發我自己，再說，還有您，我誰告發

艾：爲什麼不可告發我呢？

申：艾太太，您不要裝糊塗！我對您的感情，您知道得比我還早，並且，您還利用了它把我弄得死而不活的！您看，我竟蠢到這種地步；我明明知道您是利用我，但是我的心還不死！我恨您，但是我更愛您！我知道我爲什麼恨您，我可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愛您！我的處境是充滿了不幸同怨恨，但我也有一種安慰，這安慰便是您！

艾：你儘管有神經病，有時也還會說許多很可愛的話！

申：唉，很可愛啊！

艾：我老實告訴你，從你担任這件事以後，我就說着一肚皮心事，我時常想，到了一切都明白了以後，申先生會怎末辦呢？

申：您擔，我現在瘦得不成樣子，沒別的，這就是我的辦法！

艾：我的可憐的朋友，你知道，有時我也很懊悔的！

申：您懊悔什末？您利用了一個可憐蟲，從他您可以賺無數的錢；您却愛着一個人，這個人雖不得好死，暫時也可以滿足您的慾望！

艾：你想錯了，我並不愛他！

申：您不愛他？

艾：唉，阿光，你是在做夢嗎？

申：您既不愛他，爲什末反同他好呢？

艾：因為他獻給我一種高尚的生活呀！

申：高尚的生活？他不是給他包下的一個女人嗎？

艾：一個女人，有一個丈夫，或是一個朋友，那有什麼區別呢？

申：好罷，我不願意同意討論女子的貞操問題，我只問你：他不愛他，愛誰呢？

艾：我誰也不愛！

申：他就沒有心嗎？

艾：我太有心了，我的心事太多；你以為一切的人，都有你這樣的好機會嗎？

申：我的好機會？

艾：你想罷，你自己做夢也沒想到，鈔票就到了你的手上；並且，你連享受它的氣力都沒有！你看我，我要把它賺來，並且還要快快的賺來；不然，我就得死在我的慾望裏面！你要知道，走這條路也不是容易的事，人家不會白白地把鈔票送給你的；其實，你有汗末可以責備我的？你罵我沒有丈夫，可是，當初我沒有錢，誰願意同我結婚？我要是結婚，只可嫁一個工人，一個車夫，那我還能保持得住我這雙手嗎？你看我的手哇！（伸手給他看）。

申：咳，艾太太！

艾：財富本身也許不是幸福，但是它却可以購買幸福！我沒有同汗末人結婚，但是，我



所希望的，我都有了；我所願望的，我都得到了。這些事，本來我無須向你剖白，不知爲什麼，我居然都說給你聽了！

申：或許您對我有一種不同的感情罷？

艾：我親愛的阿光；這是實在的，我很喜歡你，我看出你是一個很高尚的人，一個很偉大的人，同我的父親一樣，是一個很老實的人——你看，這是我對你的，這種不同的感情，她是純潔的，她不是愛情，我很想愛你，但是我不能！

申：爲什麼呢？

艾：我所需要的男人，是一個在生活上能拖着我走的人，你却是一個平常的人，需要人家拖着你走！

申：嘿，您如果知道我的內在的生活；您就會相信我是一個多麼有勇氣，多麼有精神的人了！

艾：不，朋友，你儘管會說好聽的話，實際上却是靠不住的。你的幻想太多，你會懂得掃地機說話！你就不能學學社會上的生活；改變改變你的生活態度嗎？

申：艾太太，我說過，我是又恨您又愛您的；您現在雖然對我說了這些話，但是；您還有一個過去，這個過去，使我仍然甘心地原諒您！我還得告訴您，我對您有一種秘密；那就是——

(賈三郎進來)。

賈：申先生你好？

申：啊，賈先生好！

賈：沒有什麼事嗎？

申：沒有什麼事；賈先生！

賈：有一位賈先生，名字叫賈近衛的，來過沒有？

申：沒有，到現在為止，還沒什麼人來過！

賈：唔，等一會兒；他一定會來的。有一件事，由這個人來接洽，是要歸你去辦的！這

是頭一樁買賣，是極容易的，所以我還生你去辦。這是一件有趣的買賣，很可以

治一治你的憂鬱病！

申：賈先生，那好極了！

賈：你也許不知道，賈先生是一個大飯店的經理，前幾個月，我建議上海市政府，在他

的飯店門邊，設了一個尿池子，是用白鐵做的，一到天熱，尿味臭得遠香四溢，弄

得要住那個飯店的人，都不敢去了！賈先生跑來找我，要我把那個尿池子拆掉！

申：嘿，這是當然的。

賈：可是，我回答他說，我沒工夫管這些閑事，要他到申先公司來找申光先生；我說你

孤島春光（第三幕）

10

一定有辦法。

申：我嗎？

賈：是的。你儘管告訴他你辦得到，但是你得要些交際費——這數目不多只要一萬就行！

申：我辦得到嗎？

賈：有我呢！只要他付了你一萬塊錢，我就把那尿池子拆去，搬到對面三元酒家的門邊。

申：那，三元酒家又怎末辦呢？

賈：當然，他們又會來找你，你又可以得到一萬。照這個辦法，不到一年我們只要多搬幾個地方，就可以把這小小的尿池子上邊，弄他個三五十萬。你聽，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嗎？

申：是的，這是很有趣的，賈先生！

賈：並且，你以後不必叫我賈先生，你該叫我主人，因為，我要像你的主人一樣，把你訓練成一個很內行，很精明的同事。將來，你跟着我，還要有很多的大錢要賺，我也還有很多的大事要做！

申：是的，主人！

賈：好罷，打一個電話到市政府，催催關於掃地機的款項！

申：主人，那筆款子已經送來了？

賈：在什末地方？

申：在抽屜裏！（他拿出一張支票）。

艾：你爲什末不早說呀？

賈：那很好，馬上要存到新民銀行去，我已經給你立了一個存戶。

申：主人，立刻就去嗎？

賈：立刻就去！

申：主人，是我自己去嗎？

賈：當然是你自己去。（申答應着，不甚情願地下。等他走後）嘿，他還是同從前一

樣的呆！

艾：他已經好了許多了！你知道，我們以前所怕的，他剛才都對我說了！他很有進步！

賈：他會去告發我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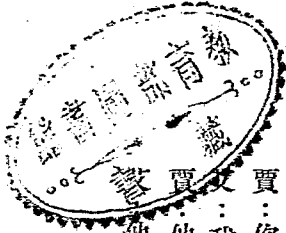
艾：他，現在是不要緊了。最可怕的，還是那個杜有隣！

賈：你見過他了？

艾：我今天早晨見過他。

賈：他對你說了些什末？

他含糊地說，用那種不靈便的人，做這樣精細的事情，將來是很危險的。他還說



他得聲明，如果有那種事，千萬不要疑心是他幹的。你不怕他？

賈：那有什末可怕的？他不過是爲了面子，不得不這樣表示表示；其實，越是外面表示得多的，越是沒有什末內容；你不用管他！

艾：你不怕他寫稿子到報館去嗎？

賈：你放心，全上海新聞記的黑幕，都在我手裏，他們敢？

艾：假如有人寫信到法院去呢？

賈：我的小寶貝，你別忘記，這是上海，尤其是日本軍部君臨下的上海；法院是什末？法律是什末？還不都是日本軍部的？（他走了）。

艾：（一個人在房裏待了一會兒，又翻了翻辦公桌上的文件；忽然聽到有人奔跑的聲音，進來的是申光；他面色倉惶，呼吸迫促，先跑到窗邊去望了望，喊着「逃脫了」，然後把門都鎖上；艾很驚惶）什末事？

申：（倒在一張沙發上）我的天，我早知道這是不能免的，可總不應當……（自己倒了一杯水喝）。

艾：阿光，什末事？你碰到了什末事？

申：（低聲）他們跟着我；偵察我，已經有十五天了！那個警察，只要一看到，他就對着我跑過來；剛才又是那樣，還有一羣人也追過來，給我像飛似的逃脫了！一場苦

門：真是一場奮鬥啊！

艾：淨是些胡言亂語！你要知道，你這些幻想，對於你倒沒什麼，却很可以替我們引出專來！

申：啊，艾太太，您不相信，（到窗邊，掀起窗簾）您看，那邊那個特務不是正對着這裏走來了嗎？

艾：（看）匪！這是一個紙煙店的夥計，他整天在此地走來走去的！

申：艾太太，不，（放下窗簾）他不是紙煙店的夥計，您看他多神氣？

艾：你怎末知道他是幹特務的？他注意過你嗎？

申：艾太太，您真是外行！他要不是特務，也許聰明的注意您，他是特務，所以故意裝

做不注意您，還有，您看，（拿出一封信來）這是我上星期接到的一封信！

艾：（接信唸）「申光先生：火爐裏面，生出水來了，警察的眼睛，什末都看出來了，

快把這塊骨頭放下罷，不然你就會像一隻鳥，落到網裏來了！一個朋友」！這是一

封匿名信，寫給你開玩笑，喂，阿光，你真無聊，爲什末要給我看呢？

申：艾太太，還有一件，昨天早晨，有一大羣人，站到公司的對面，他們大喊大叫，舉着拳頭示威！

艾：真有這種事嗎？

申：我不願意！並且，我如果把窗子打開，他們的喊聲就更大！艾太太，這可不是幻想。這是我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全上海的人，都在攻擊我們，這是我們逃走的時候了。

艾：逃走？走到哪兒去！

申：走到重慶去！

艾：走到重慶去？那是絕對不行的！

申：想不受刑罰，想不給殺死在馬路上，我們在上海是不行的。您知道，上海雖是黑暗到底，一點秩序都沒有，可是，有良心的中國人還是不少，他們會偷偷地裁制我們的！

艾：嘿，我變壞了，幹麼聽這個神經病胡說——

申：不是胡說，他們常常在街上喊：「好哇，申光！真不要臉！不會叫巡捕嗎？」（忽然，外面真大叫起來）。

外面的聲音：啊哈，這有什麼好笑？這是頂不要臉的事！快叫巡捕來！

（艾十分驚恐，走近窗子，又退回來；打字員一進來了）。

打字員一：申先生，警察來了！

（果然偽警進來了，向申敬了個禮，把申嚇得退了一步）。

申：先生，請您准我待五分鐘，可以嗎？

僞警：好罷，雖是很迫促，也沒有辦法。先生，您請進來罷！

（進來的是第二個打字員，顯然是喝醉了酒的）。

申：這是怎末回事？

僞警：這是您用的職員，我是知道的，從昨天起，他就愛對着窗口尿尿，把尿都尿到馬路上人的頭上，而且露着下體；我把這事報告局長，局長說「你要小心，這是工程師的公司，那一定是他的職員，這種辦法，也許是日本式的廣告術！」今天，我看見他喝了酒，剛才又在那兒尿，尿到一位太太的頭上！我想來告訴您，請您停止了這種廣告罷！

申：啊，原來是這末回事！

艾：你把牠關起來好了！

僞警：可以嗎，申先生？

申：當然可以！（抱們下）。

艾：你現在不怕了嗎？

申：您說的是什末？

艾：你知道，這都是你的幻想，並不是事實！（走，申送，回來時，在申背後跟了一個



老人）。

老人：（向申光行了一禮）我想和申經理談談！

申：先生，我姓申，是此地的經理；您找我有什麼貴幹？

老人：啊申經理，不是我有事；我是爲您的事來的！（坐在辦公室桌邊）。

申：您老先生的尊姓大名，是哪幾個字？

老人：這個，您先不必問；您只要知道：我是一個愛管閑事的人就是了。申經理，在昨

天的新民報上，有一段關於您的新聞，我想您一定看見了！

申：是的，那上面說的那個窮教員，好像就是我。

老人：我相當，那新聞上所說的話，大部分是記者有意爲難；不過，您所賣給市政府那些掃地機，招牌上標着「申光式」，那是瞞不了人的！那些掃地機，明明是東京工廠的出品，買是買三郎買的，賣是買三郎賣的；您不過是一個過過手的人！新民報的記者，早就把這種事調查好了，在明天給報紙，預備批露這一段。（他拿出一張報的大樣，申光很吃驚地看看，他注意着他）「申光公司的黑幕」！

申：還印了我的照片，這些人爲什麼要這樣傷害我呢？

老人：（振作地）上海灘上的事，又是在這個年頭兒；申先生，您是聰明不過的，請您想想罷！（起身）。

申：這件事對我是有害的，但是，我很感謝忠勞這老駕！

老人：（停了停）您沒付末話對我說了嗎？

申：沒有，老先生，這還有付末可說的？

老人：（老練地）新民報的總經理，同我很有交情，您沒付末託我的嗎？

申：請您告訴他，他愛怎不辦就怎末辦罷！

老人：申先生，名譽是我們第二生命，況且像您先生這樣的地位——再說，那位總經理

：是很好說話的，請申先生，您是聰明人，還有不明白的嗎？

申：我不明白！

老人：申先生，只要那末一辦，我用人格担保，一定把宅壩到土裏去，而且是頭等埋法

：不，不，不……

申：（驚）頭等埋法？

老人：申先生，您要有決心，那就越快越好！

申：（幾乎昏了）馬上就辦？

老人：當然！

申：在您面前？

老人：（高興）對呀，不錯呀！

孤島春光（第三幕）

一八

謝六：老先生，您很高興看見一個人的死嗎？

老人：笑話！不是幾個錢嗎？在您算得了什末？何必說得那末嚴重？

謝六：（賈入）他先望望那老人，又望望申光；再望老人，向申光）。

賈：什末事？

謝六：這位老先生，他發現了我們的秘密。他在這兒逼我自殺！

賈：有這事嗎？

老人：不是，我是說……

賈：多少？

老人：（不萬五！）（把報送給賈）。

賈：總經理知道這事也有我在裏頭嗎？

老人：他知道的事，但是他要我單找申先生！

賈：還算他聰明。（抓起耳機）喂，我找你們總經理先生。（向老人）你幹這差事不是

（頭一次罷）

老人：（不喜與之）我看我像個被出世的人嗎？從張勳復辟以來，我就幹這一套！

賈：那是一件好事！

老人：從前的國會議員總長；現在的這個委員那個幹事，在我手上只少經過四五十個，

他們從來沒說過一句不客氣的話，而且，那時我還沒有這樣好的態度！

賈：（對耳機）哈嘍！（又對老人）態度不要緊，最要緊的是膽大！

老人：先生，不是那末說，態度是很要緊的！

賈：（對耳機）喂，老趙，是你嗎？不錯，我是三郎！喂，我告訴你一件事：有一個很

漂亮的老頭兒，說是你教他來的；但是，他說的數目太大……對啦，請減少一點……

……不行，還是太多……我願意給多少？二角五分好嗎……好，喂，老趙，你算够朋

友，居然恐嚇起我來了……請你等等……（對申光）快拿卷宗來！（申拿過去，

他翻了出來）喂，有一件短短的故事，我想告訴你：在民國二十年，上海有一家報

館的校對，把公家的款子偷走了；民國二十四年，這個校對給上海法院判處徒刑十

三個月……我說老趙，這個校對你也許知道罷？你聽，這事怪不怪……啊，是一

個小小的誤會！當然……那我就可以省了兩角五分錢啦……好好好，回頭見！（掛耳

機，向老人，）已經解決了！

老人：（微笑）那，我可以回去了？

賈：當然！

老人：我還想請求您一件事！

孤島春光 (第三幕)

二〇

賈：什末事？

老人：慫剛才唸的那件公事，我可以抄下來嗎？

賈：嘿，老頭兒，你的膽量可真够大啦！

老人：您要是不高興，那就別談啦！

賈：請你聽我一句話（他把他拖到門口）請你背向外走出去！

老人：爲什末？

賈：防備我用腳踢你！

老人：是是是（退出去）。

賈：真是豈有此理！

老人：真是豈有此理！

賈：以後如果有這種混蛋來，你一定要他等我！（下）。

（他剛下去，周新民從外門進來了）。

周：（非常客氣）我親愛的好朋友，您好？能够看見您，我真是高興極了！

申：啊，校長先生，您好？

周：我來拜訪您好幾次，您常常不在！當然，您現在是忙于事業啦，多次的事業啊？

申：有人對您說過我的事業嗎？

周：當然！并且，每天早晨，當我看見掃地機走過的時候，在我心裏就有一種快感！尤其是，在那車頭上，釘着一塊克羅米的招牌，寫着「申光式」，教我每天看見它，都要向它致敬！

申：周先生，有什麼值得您致敬的地方呢？

周：哈哈，您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虛心。但是，您不能禁止您的朋友們，替您歡喜，替您光榮啊！您知道，我們是常常談到您的！今年我們學校開訓育會議的時候，我提議請您擔任發獎委員會的主席，大家都同意，并且要我來徵求您的同意！

申：請我擔任主席？這太出乎意外啦！校長先生，您知道，在我們兩人中間，永遠存着一種誤會——但是，我願意把我的實在情形告訴您，我相信，您是不會說出去的！周：申先生，承您高抬，肯把秘密告訴我，我以人格担保，一直到死，決不告訴別人！申：您也許還不知道，我現在是個罪人，我已經把我的名字，借給一個貪官污吏去用，我成了他的走狗！

周：申先生，不要聽這種胡言亂語，假如有人問到我，我就說，我常常看見您在教室的黑板上畫圖，不住的研究，所以他現在發明了這精緻的掃地機！

申：您真是看見的嗎？

周：差不多是真的，總之，不論什麼時候，您如果需要我，我一定出來給您證明，這是

定的。再說，您賺了不少的錢了罷？

申：太多啦！

周：回答得好，太多囉！哈哈，申先生，您是有天才的人，誰也擋不住您的天才的自由！所以，當您那天離開學校的時候，我沒敢用客氣的樣子拖住您，這是我深深知道您的原故。我的好朋友，今天我到此地來，有一件事同您談：您知道，我是美蘭的父親，唉，多末不幸的父親啊？

申：怎末，周美蘭小姐生病了嗎？

周：我的好朋友，她的命運，還引得起您的感想？您知道，她得了一個不可醫治的毛病

申：是肺病嗎？

周：不是，是心病！

申：那應當去看看醫心病的專家啦！

周：那位專家就是您啊，申先生！

申：什末？

周：您，是的。當時在學校，您太專心于科學的研究，您沒有關心管到您的周圍，更沒有關心管到這可憐的女孩子的心！

申：是您的女兒的心嗎？

周：是的，她早就愛上了您！當時，我這個盲目的父親！全然沒有知道……可是，從您

離開學校以後，他的態度就變了；她天天靠在床上痴想，人也瘦起來了……到了昨天，她才把實在的話告訴我！（他掏出小手巾，拭淚）。

申：唉，這怎行？這怎末行啊？

周：哎呀，申先生，不要說絕望的話！她已經來了，在那邊房子裏；她在很憂愁地等着

申：同您的小姐結婚！我會向您要求過，可是您給我的整個的答覆，是把我趕出學校去

周：您向我請求同我女兒結婚？

申：是啊！

周：我十分同意。（立刻跑出去了）

申：周先生，我不是說……

美：（周美蘭進來了，她打扮得很美，頭髮低着，心在亂跳）

美：你好。

申：周小姐，您好？

美：知道你們的事成了功，我是很高興的！

孤島春光（第三幕）

三三



申：您說的是什末事？

美：爸爸跟我說，您是同意的。

申：請問，我對於什末事同意啊？

美：對於你所請求的事。至于我，我是女孩子，本不應該馬上就說「好」的；但是，我

怕你發愁，所以我還是說「好」！

申：啊！周小姐，我有幾句話要同您說，請您不要生氣！

美：從今以後，你無論什末話都可以同我說，我決不生氣！

申：從前在學校，我會經向你父親請求過，想同你結婚，你父親拒絕了，從那時起，我

就沒有意思再談這個了！

美：我不懂你的意思！

申：我是說，我現在不想結婚了！

美：阿光：（她暈倒在他的手上，他把她往沙發上，她趁勢撒起無賴：一壁閉上

眼睛，一壁解着上衣的鈕釦，一壁大喊着）阿光，你不能你放手！這是大天白日

我不能，我不能！（門上有人扣門）

申：請進來！（打字員一入，給了申光一張名片）好，等一等，你也不要走！周小姐

申：我有事，我們下次再談罷！

美：就是明天好不好？在什末地方？

申：明天我一定在此地！（向打字員一）你把這位小姐領出去！（這時賈三郎同艾麗進來，恰巧周美蘭打了申光一個耳光）。

美：不要臉，你想趕我走嗎？（但，她仍同打字員一下去了）。

賈：（向艾）這是慫親眼看見的，慫說，這還能繼續下去嗎？

申：請允許我解釋！

賈：不必解釋，我什末都知道；我看頂好我們從此分手！（拿出一個小盒子）這是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申：（接住）這是什末？

艾：這是賈先生替你請求的獎章！

申：（驚喜）我真的正式得到了嗎？

賈：上海市政府教育局發的，沒有比這個再正式的了！

艾：明天的報紙上，你一定可以看到你的名字。

賈：（申很出神地看着那獎章）朋友，假如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教員位職，中學的，你覺得怎末樣？

申：主人，我不走，謝謝您！

賈：你不走？你是想要一點旅費嗎？

申：不是，主人，我不要「一點」旅費！

賈：那，你是要「很多」旅費啦！（向艾看了一眼，向申）朋友，在我的面前，你別理想得太高；你要知道，我要想把你趕出去，一點也不費事，你不要以為你可以破壞我，你如果胡作非為，我會先教人把你捉起來，朋友，識相點，有什末話，老老實實的說罷！

申：我願意留在這裏！

賈：您在這裡幹什末？

申：我好學習點經驗！

賈：你不是都有了嗎？

申：沒有，我的主人！還有許多事是我不能明白的，現在才開始明白起來了！

賈：許多什末事呢？

申：做人的道理，尤其是現在在上海的做人的道理，或許我是錯誤的，您是對的！

（打字員一，許久以前就站在門邊，現在向前進了一步。）

打字員一：經理，我怎末回答在外頭等着的那位先生呢？

賈：那位先生呢？（打字員一遞上名片）近衛！

申：主人，他來了，你准我會會他試試嗎？

賈：何必呢？還想把這件事也弄壞嗎？

艾：三郎，讓他試一試罷！

賈：不太危險嗎？

艾：我請求你！

賈：好罷，（向申）去，把你的獎章掛起來，神氣點！

艾：我來！（她替他掛好）。

賈：結果怎末樣，八點鐘以前用電話通知我，我在山田大佐府上。（向艾）添，我們一

道去罷！（他們下，他已打字員一）。

申：去，教宿近衛進來！（打字員下，他很神氣地坐在辦公桌邊）。

幕落。

孤島春光（第三幕）

## 第四幕

時間：距上幕四個月的一個下午的四點鐘左右。

地點：還是上海。

佈景，同第三幕。開幕時，賈三郎同艾麗，都坐在沙發上等着本公司的經理申光先生，臉上已經等得有點不大高興；兩個人都在抽煙。賈三郎忽然站起，看了看他的錶。

賈：這小子的胆子可真不小！我對他說，我兩點鐘就來，現在已經四點半鐘了，還沒有見他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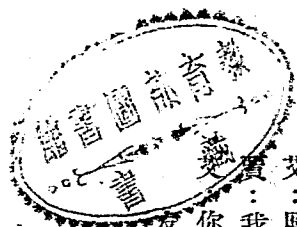
艾：他要到什麼地方有事，不能回來，也要打一個電話通知，我們啊！

賈：親愛的，對於恁這方面，他倒還有可以原諒的地方，因為我們預算每回應有的收入他是料不到恁會也有份的啊！

艾：照你這末說，我走開好啦！（起身）。

賈：我不敢要恁走開，但是像恁這樣很高興很熱心地等他的情形，恁說我能不吃醋嗎？你的話是對的。（往外走了兩步，忽然又轉過身來，對賈報了一個諷刺的微笑）朋友，你很盼望我走嗎？不，我偏不走，我沒那末壞！（坐）。

孤島春光（第四幕）



賈：沒那末傻？

艾：重慶的事，你或許還想瞞着我嗎？

賈：（驚呆了）重慶的什末事？

艾：你真是奇怪，你還想不承認嗎？

賈：（很誠懇）我當真不知道您說的是什末。

艾：你這樣說，就證明你是有意瞞住我，把我的份子吞了！朋友，這是不行的，我絕對

不准你這末做！

賈：親愛的，我可以向您發誓，我真不明白！

艾：您在重慶置了產業，裏面包括了一個很大的重工業工廠，你能說不知道？

賈：我這是頭一次聽到這話，是誰告訴您的？

艾：這並不是申光告訴我的，但是我知道。（她指着地圖）而且，在這張地圖上，你們

還用藍鉛筆作了記號；我要不是一個笨蛋，我也不會不留心的！

賈：（以很誠懇的驚奇看那地圖）真的，這是什末意思呢？

艾：（煩燥）真的，這種虛偽，到底是什末意思呢？

賈：（生氣）親愛的，您這是怎末啦？我實在不知道，您偏要這樣責備我，我實在是够

討厭的了！

艾：那末，你爲什末不願意我參加這回結賬呢？請你把道理說給我聽！

賈：這理由是很簡單的：申光從辦好幾件事以後，他就驕傲起來了，以爲我們非他不可。如果我單獨同他談話，他說話上多少有點不客氣，我還可以原諒；如果他也到場，他會更驕傲，我也不能過分遷就，弄得不好，我也許非開除他不可，那不是于他很不好的嗎？

艾：您真是可憐他嗎？

賈：可不是

艾：不，你怕他！

賈：親愛的，請您仔細想，我會怕我自己用的人嗎？

艾：朋友，你自己說的他不怕你！

賈：他一點也不怕我了，我不能不承認！（大聲）親愛的，這完全是您的錯處！

艾：是我的錯處？

賈：爲了使他安心工作，您到此地太多！您無論什末話都同他說，連怎樣穿衣服，您都關照他！

艾：這難道不是爲我麼？一個公司的經理走出去不像個樣子，不是會教人多心嗎？

賈：就爲這個，當我喊他有事的時候，人家到會回答我：「申經理到西服店去了」，一



到游泳池去了！」！慫慫，這是什麼話？（他又掏出錶來看）這個東西真可惡！（申光進來了，這已經是一個很時髦的人物）對不起，經理先生，現在已經四點三刻了！（申很不在乎的樣子，同艾握了手，大模大樣坐到辦公桌邊，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小本子）我們在此地等了兩個鐘頭了！你真太不近情理！

申：（冷笑）請等一等，再等一分鐘！（不慌不忙在那小桌上寫了點什麼，又把宅放到抽屜裏。賈同艾有點莫明其妙）好了，我看見你，覺得很高興；有什麼事？

賈：我們應當把七月份的進帳結一結，現在已經是七月四號了！

申（起）親愛的艾太太，在我的心目中，只有慫，才是惹人高興的。（向賈）我請你不要先談這種無聊的帳目，我們等會兒再談罷！（他在艾的手上接了一個吻，很多情地，把她送到另外一個沙發上坐，然後送了一份畫報給她）這是最近出版的，法國的服裝雜誌，我是根據慫的意見，費了相當的事，才買到的！（艾在看畫報，他向賈）你找我有什麼事？是談帳目嗎？

賈：是的，我們先把帳目算好，然後我再發表我的意見！

申：那很好（拿了一本帳，同一小張紙）在七月份，我應該交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七塊錢給你，這是那數目。

賈：（接了那小張紙，又取出一個小本子來對一對）喔，這數目同我記的還相符！（艾

在他的背後看)。

艾：重慶的事也在內嗎？

賈：真的，重慶的產業是怎麼回事？

申：(很嚴厲)這是私人的！

賈：怎末，私人的？

申：就是說，同你沒有關係！

艾：申先生，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申：不是很明顯的嗎？

賈：(急得說不出話)怎麼說？

申：你請坐，我說給你聽！(賈起視不肯坐，後來坐下了；申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很漂亮  
的煙盒，打開伸向他)請用煙！

賈：謝謝！

申：(點上煙，很安閒的，很親密的)好朋友，我想把賬目同你算一算。這個公司，在  
半年中間，給你賺了七十八萬五千元的純利。公司的房租是一萬，傢具是兩萬，一  
共是三萬，請你比較一下！

賈：比他幹什麼？這有什麼意義？

申：有很大的意義。這末一比較，就可以證明，你的利益太優厚，就是從今天起，把這個公司停止營業，也可以算一件好事！

賈：爲什麼要停止營業呢？

申：（微笑）因爲，我想把這個公司收回來，完全由我負責。所賺的錢，都歸我。如果以後要同你合作，我可以抽百分之六給你！

賈：（向艾望望，鼓起勇氣）我不是同你說過嗎？我們的朋友申先真是一個滑稽大家！申：你覺得滑稽嗎？那很好！但是，我可沒有那種感覺！

艾：申先生，懇請正正經經地說罷！

申：艾太太，這就是規規矩矩的話，在正事上，我是從來不開玩笑的！

賈：你以爲你是這公司的主人嗎？

申：公司是申光公司，一切對外的文件，都用的是我的名字，社會上也沒有不承認的！

賈：你是想做強盜嗎？

申：這種閒話，請你在別處去說罷！

艾：（氣，驚，然而又佩服）說呀！

賈：你知道這是上海嗎？

申：當然，我也是在上海生活了的！

賈：你知道這是日本人的上海嗎？

申：不錯，在軍部那裡，我現在同你有同樣的地位，或許我還要好一點！因為，日本人要的是錢，這錢你不肯用，我可多少用了一點！

賈：（怒）嘿，我聽到多少流氓，可沒有像你這樣壞的！

申：（笑）賈先生，你也不必過獎了！

艾：三郎，你能忍受這種話嗎？

賈：（失意地坐下）唉，天啊！

申：艾太太，如果誰處在他的地位，除叫天以外，還會有別的話說嗎？

賈：（強打精神立起）申先生，您一定有了什末誤會！

艾：真的！

申：這是明明擺在這兒的，沒什末真的假的！

賈：我的朋友，一個人總要飲水思源，你要知道，要不是我，您還在新民小學當窮教員，這些名額都是我教給您的！

申：那是不錯的，如果不是我，你也賺不了這七十八萬五千塊大洋錢！

賈：阿光，您是我的好朋友，我是很敬愛您的。想不到，爲了幾個錢，教您對我說出這

樣的話！您知道，我們都有個良心；您這話使我傷心，將來您自己也會傷心的！好罷！我以後給您百分之十好啦！

申：賈先生，這部過去的事啦！要是說到過去，我覺得你的騙術絕不高明，你只可在尿池子上打算盤，不能做一點別的。依我看，你還得在日本軍部多走動走動，多學學你現在的本領還差得多！

賈：對啦，沒有錯啦；這是道地的流氓！

艾：你只會說流氓嗎？

賈：在一個流氓面前，我還會說什末話呢？

艾：（聳肩）嘿；真有自己的！

賈：（轉向艾，大聲）還有您，您不是同他一道，共同來騙我的嗎？

艾：你現在只好找我出氣了嗎？

賈：假如其中沒有您，他怎末敢這末大膽？（申又回到他的辦公桌，很安閒地辦着文件

）您說，這其中沒有您嗎？

艾：您要願意那末說，我也擋不住你！

賈：您別想用這種含混的話來騙我，我早已就明白了！

艾：嘿，我也明白了！

賈：您這樣沒有良心，全不想這半年我給了您多少錢？

艾：這種話真是沒出息！

賈：沒出息？嘿！

申：（嚴厲）如果你們要吵架，就請到別處去，別在我這兒大呼小叫的！

賈：親愛的太太，當我認識您的時候，您是在四馬路上……

艾：不要臉的東西！

賈：穿着您爸爸死時的褲子！

申：先生，我不准你在女人面前胡說，滾出去！

賈：好，一報還一報，我們將來見！

申：你別以為我怕你！

賈：我立刻到軍部去！

申：那樣最好，你一定會碰了子的！

賈：至于您，艾太太，您也笑得我很够的了！

艾：對，不錯！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反正我已經看透了您，你除了在女人面前說粗

話，別的什麼本領也沒有啦！

賈：啊，艾太太，您說什麼？

孤島春光（第四幕）

孤島春光 (第四幕)

一〇

申：(立起，走近賈)先生，請出去！

賈：(摸摸身上)可惜，我沒帶武器！

申：(從身上掏出手槍)要我借給你嗎？

賈：(舉起手)好罷，咱們將來見！(出去)。

申：您呢，我的艾太太？

艾：(坐下了)您以為這是聰明的嗎？

申：這不過是個不關重要的小動作！

艾：您知道，這個公司的本身，是絲毫沒有作用的，它之所以能賺錢，全憑賈三郎的社

會關係！

申：以後就憑我啦！

艾：您？(冷笑)您能幹得了什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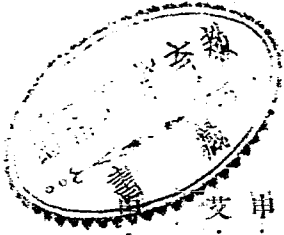
申：您不要問，我能幹什末，您只要看我已經幹了什末！三個月以來，我的社會關係大

不相同，我常常遇到一些很有幹材的人，我也給自己賺了不少的錢！

艾：您真是變得很快！

申：我的親愛的艾太太，在這種環境裏頭，不容你不變啊！

艾：但是，您可把我坑啦！



申：怎末把您坑了呢？

艾：這個公司，于我有很大的好處，您把姓賈的趕出去，就等于把我趕出去；從前，每項進款，他是有百分之八給我的！

申：那沒關係，我替您保存原例就是了！

艾：用什末名義呢？

申：我受過您很多的指教，您還在旁邊指導我！

艾：我早就相信，您是一個能做大事的人！

申：大事也許能做，只是缺少了一件！

艾：您有什末缺陷呢？

申：一個作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一個時髦的太太；有時帶到外面去交際，有時在家裏接待朋友！

艾：哦，我的親愛阿光，您未免想得太快罷？

申：艾太太，爲什末太快呢？

艾：我既然知道您的過去，我就在現在很容易看到您的將來；但是，我總覺得您想得未免太快！

申：我正想請教您，看您對於我所選定的那個女性，究竟有什末高見！



孤島春光 (第四幕)

三二

艾：您要已經選定了，問我不是太遲了嗎？（停一停）她是誰？

申：您猜猜看！

艾：是我認識的嗎？

申：您很認識的。

艾：臉是長的還是圓的？

申：同您差不多！

艾：身材是高的還是矮的？

申：也同您差不多！

艾：文化水準呢？

申：她讀了多少書，我不大知道；但是，當太太不是當大學教授，只要有心計，會說話，響應酬，能交際，這就很夠了！

艾：您所要求的，她都能嗎？

申：她是不成問題的！

艾：她很知道您嗎？

申：我總要讓她知道，我是她理想中的人物！

艾：那末，我勸您最好先把事實做給她看，然後再向她提出您的意見，要不然，您的提

議也許她不接受！

申：您相信他會不接受嗎？

艾：您要不相信，您是一定會碰釘子的！

申：您知道他的朋友剛離開她；或許只要我說出一個字，她就可以倒在我的懷裏啦！

艾：（大笑）您真是太過自信的馱子！您硬不相信；您就去試試罷！

申：我一定要去試試？

艾：您馬上 go 試試？教我看看開開心，笑笑！

申：好。（拿起耳機，撥號碼）。

艾：（讀他所撥的號碼）七三五九九！是魯小曼嗎？

申：王鏗先生昨天離開她，我同她談了好半天，我看是……

艾：（奪了他手上的耳機）這真是笑話！您在我的面前，玩出這樣的把戲，您是看我不

起嗎？您現在要怎樣呢？

申：（突然嚴厲起來）我對您還有什麼希望？您是一心一意追求財富的，我可有我的理

想；再說我不永遠是一個同情的馱子嗎？

艾：（溫和）你知道，一個人是會變的，只看所處的環境；再說，我是很同情你的！

申：但是，馱子！（有人叫門）。

孤島春光 (第四幕)

一四

艾：什末人？（僕人入）。

僕：賈先生回來了！

艾：好，我知道了！（僕人下）。

申：您得趕快去了！

艾：我當然要去！我同他還有許多賬目沒算，我得把一切手續辦好，清清楚楚離開他；

他一走，我馬上打發人來找您！（她伸手給他，他很驚喜的在她手上接了吻，她很嬌愛地向他笑了笑，走出去了）。

申：（有人叩門，打字員一進來，遞了張名片給他）叫他進來！（進來的是陶一軍）哦

老陶！

陶：老申！（兩人握手）你好？

申：好，有什末不好的？

陶：那天我對你說的話，你都想過了沒有？

申：我沒有一天忘記它！

陶：幾個月以來，你天天都在想着它嗎？

申：當然；假如我不是一個真沒有良心的人，爲什末會把你的話忘了呢？

陶：那末，你是很有良心，很相信我的話啦？

申：這都是題外的話，我的計畫怎末樣，你立刻就會知道的。先說，你今天到此地來，是有什末事嗎？

陶：是爲了一件同你的名譽極有關係的事來的！

申：同我的名譽有關係？

陶：噢，我把這話說給你聽，我心裏可真有點難過！你知道，有一個頂規矩的人同我談，現在同你一塊兒做事的人，是一個頂下流的人；你既知道他，反同他在一起，做出許多不清不白的事，這真太奇怪了！

申：你說不清不白的事？

陶：很可疑的！并且，這種事情，報館裏也知道的，一部分已經見了報！這裏這一塊報紙，就是那個同我說話的人，從新民報上剪給我看的，出版大概已經很久了！（他把報紙給申，申看了看）。

申：你的意思怎末樣呢？

陶：好朋友，我是來告訴你：你同這位先生一塊兒做事，要特別的小心；還有呢你該趕快寄一封信，到新民報去聲明一下！

申：你的意見是爲我好，我應該知道感謝！但是，我所做過的事，我都是很明白的！

陶：（高興）你覺得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嗎？

申：沒有一點可疑的，這些事都是些很簡單的詐騙，是借著個人商業的地位，同那些貪官污吏做成的！

陶：（其初莫名其妙地望着申，忽然很明白似的，大笑起來）老申，你真豈有此理！

申：老陶，我不是同你開玩笑的。

陶：（更笑得厲害）你的說法，我相信我是應該懂得的，但是，人家對我說得的確確你教我有什末辦法呢？并且這報紙……（他望着申笑，最後還是說出來了）我想，恐怕你的樣子太像一個演員，所以你剛才所說的話，我差不多要相信了！

申：請你相信我的話！我所做的事，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定該坐在監牢裏的！

陶：你說什末？

申：我說的是實情！

陶：什末？是真的嗎？你變成一個壞人了嗎？你是一個良心很好的人啊！

申：我可以說，有十年了，我整個的力量，整個的精神，整個的信仰，都是放在爲善的路上，本着善良的意志，做我能做的一切的事！可是，我不知道，我所生活的是上海，是這樣一個黑暗的地方，尤其到今年，到這個日本軍部統治下的時候！你是知道的，在新民小學，最高的薪水，是八十五塊錢一個月；有一天，校長要求我一件

不公平的事，我沒有懂得他的意思，他就把我開除了！此後，我正式打進了上海現時這個社會，我做了其中的一員，做了許多可以殺頭的事，而人家反而嘉獎我，我從前竭智盡忠時，所得不到的獎章，現在居然到手了！

陶：（驚）你得到了？

申：是，我老早就有了，正是你上次到此地來的那一天！你呢？

陶：還沒有！

申：你請，這就是現在的上海；你離開了正當的路，你就成了富翁，人家都尊敬你！

陶：這是人家不知道你的內情的關係！

申：這些話在現在的前上海說，那完全是假的！但是，我們不談這個。你說對你談到我的

那個人，我猜一定是周新民！

陶：是他。他說你的那些話，你聽了一定會紅臉！

申：他太好了。他已經到此地來看過我，我把我的實在情形都告訴了他；他硬說我發明

了掃地機，他可以給我做證人，他還要把他的女兒送給我當太太；並且，今年學校

發獎的時候，他還要請我當主席！

陶：爲什麼請你當主席呢？

申：還不是因爲我有錢有勢？

陶：你以爲完全是這樣的嗎？

申：我跟你說過，這就是日軍統制下的上海啊！你拿來的這新聞，這個日本軍部的喇叭筒，你說他是很規矩的，不錯，他們發表了這種消息，沒有別的目的，是要向我要兩萬五千塊錢！朋友，請你把眼睛打開，看看今天上海的社會生活，今天上海社會上的人！金錢是萬能的，只要有它，你要怎末樣都辦得到，什末也可以成功……

陶：噫呀，幸虧你離開了教育界，如果你現在去當教員，去教人生哲學的話……

申：你知道我會怎末說嗎？（裝做上課的樣子）小朋友們，你們在的是上海，是日本軍部統治下的上海，你們要睜開眼睛，仔細看看你們的周圍，你們就知道你們該怎樣的做人了！你想，我底下該說什末話？

陶：你想說什末呢？

申：我要告訴他們，這是在上海，特別是在現在的上海的話；如果到內地，到我們祖國主權所在的地方，那就不同了！

陶：你是什末意思呢？

申：我主張中國人回到中國去！

陶：你怎末可以這末說呢？

申：我爲什末不可以這末說呢？

陶：你不怕日本軍部的特務嗎？

申：老陶，你太老實，你還沒知道今天上海的內情！你知道，日本軍閥到中國來，是爲發財來的，是爲貪污來的，你只要有了錢，能把他們的錢口袋餵飽，你就是罵他們的祖宗也沒關係！你也許聽說過，同我合夥的這位賈先生，不但是一個上海市政府的紅參議，而且是日本軍部的一個紅走狗，但是，在不久以前，我還對他說了許多更難聽的話，我還把他從這個他所開的公司裏趕出去，如果我沒把握，我不是找死嗎？可是，我的把握是付末？我老實告訴你，錢！我有錢，我把日本人的口袋餵飽了，所以我敢！我相信，在我現在的這種情形，我就再做得過火點也沒關係！

陶：也許你說的有道理；可是，你勸別人到祖國的內地去，你呢？

申：（很敏捷，又很謹慎地，從鎖着的抽屜裏拿出一種文件，交給陶）你看這個！

陶：（看了很吃驚）怎末，你居然在重慶置了產業嗎？

申：這中間還包括一個大規模的重工業工廠；是直接同抗戰有關的！

陶，你怎末弄到它們的？

申：錢，錢買的！

陶：誰給你辦這事的？

申：錢，錢辦的！



陶：你幹這事，日本人會不知道嗎？

申：有人知道，但是他不會說，他的嘮早杜上了！

陶：誰杜上的？難道也是錢嗎？

申：當然，除了錢，還有誰呢？

陶：（默然了一會）但是，你是什麼用意呢？

申：我先問，你呢？你還打算在周新民的小學校裏鬼混嗎？

陶：你難道要我到內地去嗎？

申：如果我有這意思呢？

陶：當然，我是很願意去的；不過，我在上海生活慣了，內地一個朋友都沒有，你教我

去了幹什麼呢？

申：你覺得很困難嗎？

陶：這確實是很困難的！

申：你上次來，勸我研究革命理論，到內地去是件革命的事，你倒覺地困難了嗎？

（門忽然開了，艾麗進來）。

艾：唷，您現在有事嗎？賈三郎走了，我正在等着您，（她笑了笑走出去了）。

陶：這是你的錢換到的嗎？她很漂亮啊！

申：你願意同她一塊兒到重慶去嗎？

陶：同她一塊兒？像她這樣的人，也會到內地去嗎？

申：她本來是一個追求物質生活的人，却不是沒有良心，這幾個月以來，我已經把她改變了許多；剛才不久，我已經用了一點小技巧，把她試探出來了，她很可以做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同志！

陶：她受得了辛苦嗎？比方路上的奔波？

申：你放心，這件事情我已經籌備了一個多月，現在什麼都預備好了！到寶山有火車，

……到漢口有輪船，到了漢口之後，那就容易辦了！

陶：牠們不會盤查嗎？

申：我已經有了日本軍部的護照，決沒有一個人敢懷疑的！

陶：那末，你呢？

申：我當然同你們一道！

陶：（高興得跳起來）是嗎？你決定爲祖國効力了嗎？

申：這都是你的好處，在光，是你勸勸我這末幹的。

陶：（忽然想起一件事）但是，你有足夠的錢嗎？

申：（笑了笑）我同你談了半天錢的用處，難道我自己還要在錢上爲難嗎？

（忽然艾麗又進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樣子）。

艾：對不起，（這位先生。（向申）阿光，您要到寶山去嗎？

申：怎麼，艾麗先生的車子已經來了嗎？

艾：車子在門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申：親愛的，我現在告訴您也不遲啊！

艾：您，今日到寶山幹什麼？

申：不單到寶山，我還想同您到長江去玩玩兒呢，您不愛坐坐長江輪船大餐間嗎？

艾：您告訴我，這到底爲的是什麼？

申：您知道，得到您，是我的一個大快樂，我們爲什麼不趁這個機會，離開這個人聲嘈

雜的上海，到江上去舒服幾天呢？至于別的話，我會慢慢兒同您說的！

艾：您這話是真的？

申：這是這位先生！哦，我還沒給你們介紹：陶一軍陶先生，我的老朋友；艾麗艾小姐

我的新愛人！（她們兩個招呼了）這是這位陶先生的主意，他是很懂得戀愛的技巧

的！

艾：謝謝您，陶先生。那末，只我們兩個人去嗎？

申：陶先生同我們一道去，您願意嗎？

艾：歡迎之至；那末，我就去收拾收拾嗎？

申：我想，您也該檢點檢點了！

艾：啊，阿光，你知道，剛才，我把我們的前前後後都想過了，我想，在生活的態度上到底你是對的，我恐怕要跟你學學了！

申：你能那末想，那就更好辦了！但是，現在不是時候，我們等會兒仔細談罷！

艾：你真變得可愛極了！好，我先去收拾收拾，完了，我在車子上等你罷！

申：您請！

艾：陶先生，回頭見！（她很高興的下）。

陶：你這是什末花頭？爲什末是我的主意呢？

申：你還看不出來嗎？旅行使她很高興她，把使她高興的功勞歸你，這有什末不好嗎？

陶：你說只是一個短期的旅行？

申：這是在此時此地講的，一到了長江輪，那就是另一個說法啦。我看，你也不必再回去，我們說走就走罷！

陶：你呢？你不要帶什末東西嗎？

申：只有幾種文件，其餘全在禱生行的車上。

陶：這個公司呢？

孤島春光（第四幕）

二四

申：剩下只有一個空架子，讓我的同事去全職去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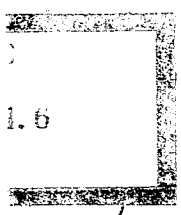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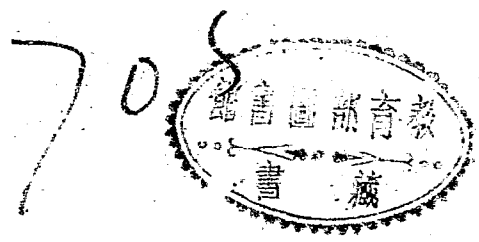
賈：申光！申光！（看見申在收拾東西，明白了他的用意）好哇，你們想溜走囉（掏手槍）。

申：（很快的把手槍拿出來，先下了手）去你的（賈中彈倒地，申向隅）走，不要讓艾小姐久等！（走，幕閉）。

全劇完。

1095

2



60